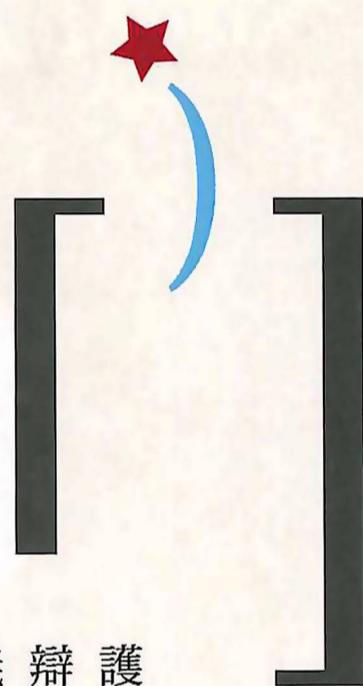


汪立峽  
……  
著



破門而入 為馬克思主義辯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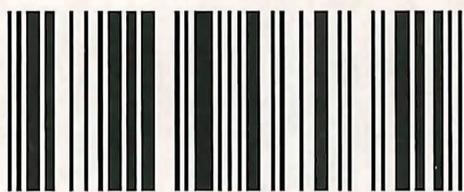
[01][02][03][04][05][06][07][08][09][10]

[11][12][13][14][15][16][17][18][19][20][21][22]

[23][24][25][26][27][28]

[29][30][31][3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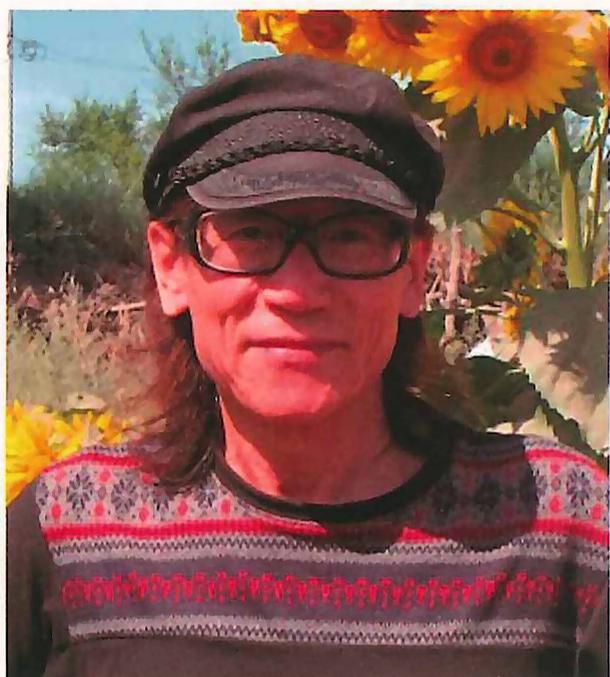
唐山出版社, TONSAN PUBLICATIONS INC.



ISBN 978-986-3070-35-1

◦  
◦  
◦  
◦

這是一本嘗試重新認識和解讀馬克思與恩格斯基本思想的小書，由三十三篇長短不一的札記所組成，內容涵蓋了馬克思恩格斯主要思想的方方面面。可以作為對馬克思主義好奇者的初學入門，也可以作為有志者進一步研究的參考。



## 汪 立 峽

資深社運工作者

法律專業出身

幹過記者，教過書

寫過許多理論文章

和專題報導

現在專事研究馬克思主義

和從事政治社會活動



# 破門而入

為馬克思主義辯護

汪立峽

唐山出版社  
臺灣 臺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破門而入—為馬克思主義辯護／  
汪立峽——編著  
初版——台北市：唐山出版社  
2012[民101]面：11.3×18.4公分  
ISBN 978-986-307-035-1(平裝)

147.57

101005362

# 破門而入

為馬克思主義辯護

作 者 汪立峽  
編 輯 陳宣聿 張天心  
美術設計 邱士博

出 版 唐山出版社  
地 址 1064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333巷9號地下室  
電 話 02-2363-3072  
傳 真 02-2363-9735  
電 郵 editor.tonsan@msa.hinet.net  
唐山 Blog <http://blog.yam.com/tsbooks/>  
劃撥帳號 05878385 | 戶名 唐山出版社

發 行 正港資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 10660臺北市大安區溫州街64號地下室  
電 話 02-2366-1376  
傳 真 02-2363-9735

印 刷 國順印刷公司  
出版日期 101年8月  
售 價 200元  
I S B N 978-986-307-035-1

Printed in Taiwan

若有破損缺頁請寄回更換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 【 短序】

這是一本嚐試重新認識和解讀馬克思與恩格斯基本思想的小書，由三十三篇長短不一的札記所組成，內容涵蓋了馬克思恩格斯主要思想的方方面面。可以作為對馬克思主義好奇者的初學入門，也可以作為有志者進一步研究的參考。

「破門而入」意謂撇開枝節，直驅馬恩思想的堂奧。

本書的前半部較多涉及馬恩基本理論以及二者的思想關係，諸如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之類，希望讀者能夠耐著性子閱讀，肯定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的。要不，先挑選自己感興趣的章節閱讀，然後前後來回跳躍著讀，直至讀完全書，也未嘗不是一個好辦法。

最後，我要聲明，這並不是一本學術專著，所以引言一概未加附注，不過大多數引言都已在內文中交代出處了。

還要說的是，這是一本針對一般知識分子的書，特

別是青年知識分子，期望他〔她〕們能把自己打造成真正的「左派」—馬克思主義者。

# [ 獻詞 ]

獻給我辭世的雙親和弟弟。

是他們對我無私的關愛、寬容，還有似懂非懂的支持，成全了我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理想的堅持。無盡的懷念和愧疚！

獻給世間所有不能忘情於共產主義理想和立志獻身人類解放事業的男男女女們！



# 目次

- 003 / 短序
- 005 / 獻詞
  
- 013 / 恩格斯對馬克思的影響
- 016 / 歷史唯物主義是誰首創的？
- 019 / 馬克思談宗教、人權、金錢與資本主義
- 022 / 何謂「市民社會」——馬恩觀點
- 026 / 馬克思反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嗎？
- 029 / 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在正義問題上的根本分歧
- 035 / 恩格斯與《共產黨宣言》的關係
- 037 / 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演變過程
- 040 / 怎麼理解「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
- 042 / 馬克思反對「市場社會主義」嗎？
- 046 / 《共產黨宣言》的先進性質
- 050 / 馬克思主義對賣淫問題和「公妻制」的看法
- 052 / 「工人無祖國」到底是什麼意思？
- 054 / 哪些人誤讀和曲解了《共產黨宣言》？
- 058 / 關於「兩座城市」的故事
- 061 / 掌握馬克思辯證法的關鍵——內在關係哲學
- 065 / 馬克思辯證法的核心——四種「關係」的探索

- 070 / 恩格斯晚年的五封書信與歷史唯物主義
- 075 / 馬克思恩格斯論自由平等與公平正義
- 079 / 從生態主義、生態社會主義到生態馬克思主義
- 084 / 馬克思的自然觀與生態政治
- 089 / 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與全球化問題
- 092 / 馬克思是西方中心主義者嗎？
- 097 / 馬克思的剝削觀——資本主義與剝削
- 100 / 共產主義與平等——對平等問題的普遍誤解
- 104 / 馬克思恩格斯對無政府主義的批判——批一種至今仍流行的思想
- 113 / 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是不是社會主義？
- 118 / 當代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關係
- 122 / 中國還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
- 128 /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何以成立？
- 133 / 民主問題，誰的民主？——資產階級民主專政與無產階級民主專政
- 137 / 階級問題：階級、階級鬥爭、階級政治——工人階級衰退了還是擴大了？
- 145 / 關於台灣工人運動的出路——馬克思主義觀點
- 148 / 後記





# 破門而入

為馬克思主義辯護



## 恩格斯對馬克思的影響

1844年8月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巴黎會面，從此開始了終生的合作。馬克思以這次會見為轉捩點，思想起了很大的變化。不過，恩格斯對馬克思的思想上的觸動，更早於此時。

1843年11月，作為《德法年鑒》的編輯之一，馬克思收到了恩格斯的投稿〈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該文對馬克思產生了巨大衝擊。當時，德國知識界，包括青年黑格爾派和哲學共產主義者對英國和法國知識界主導的政治經濟不甚了了，甚至全然不知。馬克思此時在巴黎已經開始研讀大量的英法政治經濟學著作，但恩格斯對政治經濟學文獻的熟悉及展現出的分析能力則遠遠超出了當時馬克思所達到的程度。〈大綱〉無情的批判性探討，對馬克思有極大的吸引力。馬克思日後即不斷和恩格斯通信交換意見。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提法，甚至成了馬克思《資本論》的副標題，《資本論》1857—1858手稿也叫〈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

恩格斯撰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對馬克思後來

的《資本論》也起到過難以忽視的作用，特別是第一卷。

恩格斯甚至早在1942年底，就已針對英國工人的憲章運動提出過關於改良主義和暴力革命區別的明確看法。他認為，「英國人特有的守法觀念還在阻礙著他們從事暴力革命」，因此只有當普遍貧困的現象在英國叢生，那時「怕餓死的心情一定會超過怕違法的心情」，暴力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恩格斯也指出，在英國的這種革命，從開始到過程都是為了利益而不是為了原則，因此，革命將不是徹底的政治革命，而只是社會革命的性質。

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的觀點和思想的提出，雖不能說早於馬克思，但的確比馬克思當時的認識和想法要明確一些。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西方關於馬克思恩格斯思想「對立論」的說法，基本上是為了抬高馬克思，貶低恩格斯。這種論調既不公道，也不符合事實，應予糾正。

「對立論」者之所以不公平地對恩格斯進行指責，主要是因為不喜歡蘇聯馬克思主義，為了要與蘇聯

馬克思主義保持距離，他們認定恩格斯思想「誤導」了蘇聯馬克思主義。

另一方面，恩格斯的著作和各種文本不像馬克思的著作那樣被經常而且徹底的研究，也是出現恩格斯動不動就被拿出來責難一番的現象的原因。

## 歷史唯物主義是誰首創的？

《德意志意識形態》是形成馬克思和恩格斯新哲學和新歷史觀的關鍵性著作，二人生前該書只有極少部分章節曾經公開發表，目前則已能讀到《形態》傳世的全部手稿（部分手稿失傳）。漢譯日本廣松涉考證版和MEGA2（馬恩著作歷史考證版2）的德文漢譯本更是廣受矚目，日漸成為研究對象。

《形態》手稿引起的關注和爭議，首先表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誰是主要撰稿人，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牽扯到作為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核心理論的歷史唯物主義究竟是誰首先提出來的？是二人共同討論的結晶，還是其中一人起到了首創的作用？

關於這一問題，目前主要的說法有四類：

第一類，馬克思主導說，即《形態》是在馬克思主導下完成的。首倡者是蘇聯學者梁贊諾夫，認為手稿是由馬克思口述，恩格斯筆錄完成的，所以傳世手稿中的筆跡才會大多是恩格斯的。此說也可以名為「口述筆錄說」或「馬克思口述說」。不過，此

說證據薄弱，多屬推測。

第二類，恩格斯主導說。此說主要憑據即手稿中的筆跡，特別是當中一部分〈費爾巴哈〉章，大多屬於恩格斯的這一事實。日本學者廣松涉是這一說的代表人物。

第三類，馬恩合作創作說。即二人不分主次，《形態》是二人思想合作的成果。此說主要是根據對二人思想脈絡的研究而提出。日本學者望月清司是此說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第四類，也是馬克思主導說，不過此說不同於「口述說」，而是主張《形態》主要表現的就是馬克思的思想。此說認為《形態》撰寫過程是由馬克思起草，再由恩格斯或其他人，例如魏德邁騰清，然後準備付印，因此流傳下來的手稿呈現的面目就是恩格斯的筆跡占大多數了。持此說的專家學者中外都有，包括MEGA2的編者陶伯特女士和中國學者魯克儉。

到底真相如何？目前難有定論，因為誰也拿不出可以駁不倒的具體證據。但是，無論如何，這種複雜情況恰恰只能說明馬恩二人的思想在根本上和原則

上是一致的，否則就不可能合作一生而不起衝突。若說他們之間有什麼差異，只能是個性上的而不是原則上的，例如，恩格斯的文筆清澈潑辣犀利，馬克思的文筆則深刻豐富磅礴，從他們二人全部的著作來觀照，尤其能證實這一點。此外，從對《形態》手稿的研究成果來看，青年黑格爾派〔黑格爾左派〕的赫斯曾參與了部分的撰述，這也是應該重視和承認的。

## 馬克思談宗教、人權、金錢與資本主義

韋伯並不是第一個對基督教和資本主義的關係提出看法的人。實際上在他之前赫斯和馬克思就已對二者的關係予以揭露和批判了，不同於韋伯對這種關係傾向肯定，而是加以否定。

1843年末至1844年初，赫斯寫了《論貨幣的本質》一書。赫斯將費爾巴哈關於宗教是人的本質的異化這一思想，擴展到對私有制社會的分析，指出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喪失了自己的類本質。猶如在宗教中人將自己的本質異化為神一樣，在現實生活中人又將自己的本質異化為金錢，金錢因此實現了對人的統治和奴役。

1844年馬克思發表的《論猶太人問題》一書，在不少論點上顯然受到過《論貨幣的本質》的影響，包括運用異化的概念去分析資本主義社會，肯定金錢是人的異化的產物，以及通過「類存在」或「類的活動」來論證雇傭勞動的非人性等等。

在關於基督教和猶太教的本質這個問題上，赫斯在書中指出，基督教是利己主義的理論和邏輯，現代

世界的本質即金錢，乃是現實化了的基督教的本質，而猶太教則將這一點發展到了頂點。

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也認為，基督教不過是「高尚的」猶太教思想，猶太教是基督教的卑鄙的功利主義的運用，猶太教的本質是現實商業的原則。

馬克思在書中還對「人權」作了剖析與批判，他指出「『自由』這項人權並不是建立在人與人結合起來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人與人分離的基礎上。這項權利（人權）就是這種分離的權利，是狹隘的封閉在自身的個人的權利。」

類似的觀點也可在赫斯的書中找到。赫斯認為人權的實質是私有制社會的利己主義，通過所謂「人權」，利己主義實際上得到了批准。赫斯說：「金錢是用數字來表現人的價值，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奴隸制的標記，是我們遭受奴役的無法消除的烙印，因為可以賣賣的人就是奴隸。」

對此，馬克思則進一步指出：

「金錢蔑視人所崇拜的一切神，並把一切神都變成商品。金錢是一切事物的普遍價值，是一種獨立的

東西，因此它剝奪了整個世界——人類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價值。金錢是從人異化出來的人的勞動和存在的本質，這個外在的本質卻統治了人，人卻向它膜拜。」這一段話足以警醒我們，人和金錢的關係並不那麼簡單，需要我們深刻探究和思考。

## 何謂「市民社會」——馬恩觀點

「市民社會」這個概念經常被人提起，但多數人對此概念似懂非懂，不求甚解。學術界對此概念的運用也多是語焉不詳。目前在媒體上則經常將「市民社會」與「公民社會」混用，其實在西方語彙這二個概念是同一個詞彙，並無嚴格區分。

「市民社會」在西方最早是用於指稱中世紀的自由城市（或稱自治城市），這些城市是由以商人階層為主體的各類居民構成，他們是從各諸侯國的國王、大公、貴族地主以及僧侶集團那裡爭取到相對的自主權，實行城市自治。

在黑格爾的法哲學（政治哲學）中，「市民社會」是相對於「國家」的一個概念，此概念到了馬克思與恩格斯手中，蛻變並發展成一種唯物史觀，即成爲一種貫穿整個人類私有制歷史的概念。對於馬克思主義市民社會的這種概念表述，長期以來左派成員是缺乏足夠認識的，其原因在於，習慣於並僅止於將市民社會理解為國家的對立物，或認為馬克思晚年已用階級對立概念取代了市民社會概念。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

表述的「市民社會」既包括了上述二個左派習知的範疇，也用來表述他們所創立的新歷史觀和社會交往觀。

他們寫道：

「這種歷史觀就在於，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繫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理論的產物和形式，即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市民社會」是他們（馬恩）把握社會歷史的關鍵概念，同時也是他們新歷史觀的基本觀點。可以這麼說，馬克思恩格斯的「市民社會」概念至少包括了以下三重規定：

1. 本來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即一般所說的中世紀「市民社會」）。
2. 貫穿整個人類歷史的市民社會。
3. 資產階級社會。

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馬克思恩格斯儘管仍將市

民社會規定為上層建築（宗教、哲學、道德等）的經濟基礎，但明顯與黑格爾左派不同的是，試圖唯物主義地揭示人類社會及其歷史。他們已把人類通過分工來交換彼此的所有，看作是市民社會的基本原理。

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了市民社會內在的「否定性」因素。即隨著私有制條件下分工和交往的發展，人格對人格的關係會轉化為物象對物象的關係；商品和貨幣的關係轉化為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係；同格的平等的市民關係轉化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抗關係。其結果是，市民社會轉化為資產階級社會，而資產階級社會因其內部所包含的否定性因素而必將被一嶄新的社會形態即共產主義社會所取代。

亦即，在馬恩看來，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市民社會」只是這個社會的表像，資產階級社會才是這個社會的深層本質。市民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是同一個社會的兩重規定。這是馬克思主義市民社會理論與其他市民社會理論最重要的根本區別。

總的來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借助於市民社會概念才建構了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但若因此而像某些

日本學者那樣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區分為「市民社會歷史觀」和「唯物史觀」，也是一種誤解和曲解。只能這樣說，馬克思恩格斯新歷史觀的出發點是市民社會，並借助於市民社會來闡述了完整的唯物史觀，只不過在撰寫《形態》時，並未使用過「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史觀」兩個概念罷了（這兩個概念是後來恩格斯首先使用於《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中，時為1883年，嚴格地說，歷史唯物主義一詞更遲至1892年才出現在該書英文版序言中）。只有這樣我們才會恍然明白為什麼馬克思在後來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手稿中將人類社會發展表述為「原始共同體—市民社會—未來共同體」三個階段了。（也有人指出「唯物史觀」一詞首先出現在恩格斯未具名的一篇評介《資本論》的文章中，而「辯證唯物主義」一詞則首先由普洛漢列夫提出。）

## 馬克思反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嗎？

西方的「馬恩對立論」者，最經常著重強調的一個論點是馬克思不同意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他們喜歡說，馬克思的「自然觀」不同於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關於黑格爾辯證法在馬克思那裡是對結構的解釋，而對恩格斯來說則是對過程的解釋；馬克思的歷史發展觀是「多線論」，而恩格斯的則是「單線論」，等等。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1867年12月7日馬克思在寫給恩格斯的信中提醒他在評論《資本論》時要指出：「證明現代社會，從經濟上來考察孕育著一個新的更高的形態時，他（馬）只是在社會關係方面揭示出達爾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確立的同一個逐漸演化的過程。」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也說過「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的話。

1867年6月22日馬克思在寫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如此說：「你從我描述手工業師傅變成一由於單純的量變—資本家的（章節）可以看出，我在那裡，

在正文中引證了黑格爾所發現的單純量變轉為質變的規律，並把它看作在歷史上和自然科學上都是同樣有效的規律。」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還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可見馬克思將社會過程和自然過程視為同質的東西。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的「跋」中也將辯證法表述為不僅是分析的工具，而且是內在地包含了關於總體、矛盾和過程的本體論假定。

從馬恩二人長時期的來往信件來看，二人都曾經時而會有主張將自然科學運用於社會科學，類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時而又會有批評把生物學之類的自然科學直接應用於人類歷史解釋的做法。然而，總的來說，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宇宙是由運動著的物質組成的，自然界也經歷了自身的歷史發展過程。二人也都認為既存在人類歷史的普遍法則，也存在歷史性的特定社會規律，即二人都是多線發展論者。

其實，從上面所引證的馬克思的言論來看，他比恩格斯更早就表露了辯證法既可應用於社會，也可應用於自然的思想，但恩格斯卻被某些西方馬學家搞成了背黑鍋的人。

## 【 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在正義問題上的 根本分歧 】

今天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在正義問題上的分歧，其實在馬克思早期與各種其他思想家的關係中就已經初見端倪了。歷史地看，當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正義的事業，這是一種歷史相對主義的觀點。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的進步性，並不在於其剝削方式較之封建社會是一種正義的方式，而是它的市場用更加具有普遍性的原則將人們從封建等級和封建專制中解放出來。

馬克思在研究剩餘價值理論以前，已經以異化勞動理論論證了工人的勞動被資本家所占有，剩餘價值理論是對這一論證的經濟學說明而已。

馬克思與同時代其他思想家的區別，並不在於後者訴諸於正義概念，而馬克思撇開抽象的正義概念不顧。問題並非如此。正義和公正的信念同樣是馬克思分析和批判現實社會的基礎。區別只是在於：其他思想家並不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本身是不公正的，因而需要批判的不是社會制度，而是人們的道德水準。他們的批判停留於社會現象領域。在他們

看來，不公正的現象只是由於人們的道德水準出了問題。馬克思的批判則是直接指向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在馬克思看來，人的行為只是社會關係的產物。

馬克思其實在很早就非常清楚地認識到了自由主義的性質，「自由主義，即自由主義的私有者，在法國革命之初給私有財產以自由主義的外觀，宣布它是人的權利。」

自由主義理論對公正原則的訴求，一方面仰賴於所有權關係的明確與交往規則的普遍性，另一方面普遍的規則在現實中帶來的所有權分化背離了自身對自由、平等與公正的承諾，無論是傾向於「弱勢者」的利益分配或者權利分配，實際上是對這一不公正意識的認可。

馬克思主義者不接受「弱勢者」概念，認為這是起點（階級社會）不平等造成的，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方法是廢除產生階級社會的生產資料私有制，需要根本改變的是使得「弱勢者」成為「弱勢者」的社會結構，而不是僅僅傾向於「弱勢者」的利益分配和權力分配。

不過，馬克思也並沒有停留於英法唯物主義的水平。僅僅指出個人利益是整體利益的基礎，並不能夠回答為什麼有些人的自我實現要採取利己主義和自私的方式，而有些人的自我實現不得不採取自我犧牲的方式。從社會體制的角度出發，馬克思否定了這是個人的道德問題。於是，與英法唯物主義有所區別的是，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的關係成為啟發馬克思唯物史觀思想的又一個方面，即個人活動與生產方式的關係。

馬克思說：「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係，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係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係負責的。」

馬克思的理論與自由主義理論對財產關係和正義概念自分歧起點到整個程序，進行完全不同的論證和判斷，因而解決社會問題的思路和方案是全然不同的。鑒於平等、自由和公正內在存在著的悖論關係，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設想是實現由公正向超越公正的轉化，即按需分配。

按當代進步意識的平等要求已經超越了契約關係所

能夠允諾的範圍,這是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中追求馬克思所設想的超越互利的按需分配原則的平等精神。不能不看到這種精神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實現,例如在基礎教育、基本醫療等有限領域得到了實現。但是不能不同時看到,這是在對抗性矛盾背景下的實現。

不過,馬克思從來沒有將經濟關係中的自我利益原則,這一自由主義同樣認可的前提,作為與利他原則相對抗的原則加以否定。馬克思非常明白,共同利益不能夠作為動因推動其自身的發展,相反,它是在相互對立的個體追求自我利益的過程中得到實現的。馬克思還這樣設想過共同利益(或利他原則)與個體利益的關係:「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換。一般利益就是各種自私利益的一般性。」

因此,馬克思與當代頭號自由主義思想家諾齊克和羅爾斯之間的根本區別並不在於社會關係的前提,即勞動目的中的個人利益,而是在於這一個人利益原則引起的結果,即生產手段的私人占有及其階級分化。這一結果所引起的絕不僅僅是物質財富分配的多寡問題,而是人與人、人與物之間雙重關係的性質都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從而使得初始原則陷入了對抗性狀態。

根據羅爾斯的「公平正義」原則進行推論，只要資本的營運和利潤的獲取是「合法的」並且有利於「弱勢者」的利益，就是正義的。

馬克思說：「資本的營運就是為了獲取工人的剩餘價值。」

羅爾斯可以說：「資本的營運是為了工人的生存。」

這不僅僅是一個主觀評價的問題。如果撇開道德判斷，而分析現實背後的本質，那麼我們應該問的問題就是：

第一，為什麼工人沒有資本？

第二，為什麼平等地屬於每一個人的地球資源只是為資本占有者所支配和超乎尋常地享受、奢侈、甚至浪費？

即便諾齊克用「公正的鏈條」回答第一個問題，即由財富的積累到轉化為生產手段，由生產手段的積累到雇用他人的勞動，可以是一個合法的過程，然而他們無論如何回答不了第二個問題：既然對自然資源的平等擁有屬於天賦人權的範疇，那麼他們的

理論就是建築在他們自己也不能夠回答的矛盾基礎上的，即自我所有的平等人權不可避免地帶來對自然資源占有不平等的結果。可見今天的綠色生態主義者其實是自覺或不自覺回返或重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質的批判和否定，然而，由於他們中的多數人仍然是以自由主義的立場對待資本主義，從而只反生態破壞而不反資本主義的結果，使得生態主義運動對資本主義的威脅大打折扣。

經濟上的主宰力量能夠轉化為政治上的主宰力量，政治上的主宰力量能夠強化經濟上的主宰力量，這不僅在一國之內是個不爭的事實，而且在國際上這樣的主宰力量同樣呈現為國際關係的階級化，即富國對窮國的壓迫和剝削，資產階級富國對資產階級窮國的支配，等等。

要解決這種種不平等關係，僅僅靠生態運動或其他「新社會運動」，是絕對辦不到的事！

## 恩格斯與《共產黨宣言》的關係

西方主張馬克思恩格斯「對立說」的左派（或右派）學者，通常認為恩格斯在其所寫《共產主義原理》中的思想與馬克思起草的《共產黨宣言》中的思想有很大的差別。但也有不少馬恩研究者不同意這種偏見。

不帶偏見的研究者會發現，《共產黨宣言》雖出自馬克思之手，但其基本思想卻同恩格斯有更多的聯繫。具體的說，《宣言》中的思想不少是源自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關於英國和德國工業發展的材料。恩格斯《在愛北斐特的演說》中對階級鬥爭在政治上的強調，以及此前的幾篇文章的內容，都在《宣言》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宣言》的通俗化程度也與《在愛北斐特的演說》非常接近。

《宣言》中關於資產階級的性質與起源，這個階級在使生產機械化並改變勞動條件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專橫特徵等等，都曾出現在恩格斯早期的文章中。在馬克思的早期著述中，這些新現象沒有像在恩格斯著述中那樣以詳盡且氣

勢磅礴之勢得以闡述。

除此之外，《共產黨宣言》中的許多有關段落，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關於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論述、《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關於家庭的論述、《在愛北斐特的演說》中關於廢除私有財產的論述，等等。在這些問題上，恩格斯都以馬克思所不擅長的方式闡發了自己的思想。

《宣言》的體裁以及鼓動性的風格更接近恩格斯的文風，而不是更接近馬克思理論上的深刻性質。

因此，有人認為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一文中所做的工作可視為是編輯性的，甚至連「共產黨宣言」這個書名也是恩格斯向馬克思建議的。

## 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演變過程

儘管馬克思起草的《共產黨宣言》在體裁、思想、文風等都深具恩格斯的風格和氣質，但這絕不表示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的思想是受恩格斯影響才產生或從《宣言》的撰述才開始的。

從馬克思思想的發展軌跡來考察，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萌芽，同恩格斯一樣是受青年黑格爾學派「哲學共產主義」的啟發。恩格斯曾指出，赫斯是德國哲學共產主義的創始人，而盧格、馬克思、他本人、海爾維格等都是其中的成員。

不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主義思想在不久之後就朝向了一個不同於赫斯或德國哲學共產主義即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新方向發展，這就是加入了無產階級的觀念。

有研究者認為馬恩的無產階級概念可能受到過施泰恩《今日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書的影響。此書發表於1842年，是施泰恩受普魯士政府委託，在法國調查研究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學說以及工人運動的研究報告。施泰恩在書中指出，必

須把「無產階級」與「窮人」做嚴格的區分。歷史上歷來都存在著窮人，但無產階級的出現卻是新現象。無產階級不僅僅是赤貧的人，而是一群驕傲和反抗的窮人，是對抗既存社會的窮工人。

馬克思在1843年底寫成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一文中，第一次提到了「無產階級」，不過這時的無產階級在馬克思那裡還只是個哲學概念，是馬克思把人的「自我異化」中的「人」稱之為「無產階級」。馬克思在〈導言〉的結尾寫道：「哲學不消滅無產階級，就不能成為現實；無產階級不把哲學變成現實，就不可能消滅自身。」也就是說直到《1844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共產主義」仍帶有很濃厚的「哲學共產主義」色彩。

哲學共產主義即作為人道主義的共產主義認為，現實的資本主義交換經濟使人非人化，驅使人成為每個人都與一切人相敵對的孤獨個體。哲學共產主義從黑格爾那裡借用了「異化」一詞來表述這種人的存在與本質相分裂的現象。強調要使人的存在與人的本質相和諧，必須使社會秩序建立在「共同體」即共產主義原則的基礎上，如此方能克服人的異化問題，復歸人的「類本質」。

一般研究者相信，直到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加入正義者同盟並幫助其改組為共產主義者同盟，以及為之撰寫《共產黨宣言》之後，哲學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共產主義才最終結合起來。在《宣言》和此前《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哲學共產主義和唯心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給予了徹底的批判和否定，從此成為辯證唯物的共產主義者。

## 怎麼理解「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有一段關於未來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的著名描述，歷來引起了很大的關注和爭論。他們（馬恩）說：「原來，當分工一出現之後，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動範圍，這個範圍是強加於他的，他不能超出這個範圍。」，「而在共產主義社會裡，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範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初意思很明顯是指控分工對人的可能的、潛在的能力的支配和限制，批評分工嚴重制約了人的全面發展。所謂「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只不過是對解放了的人即生活在共產主義社會的人，一種不再受制於分工的人生狀態的「詩歌式」描述而已，並不表示馬克思恩格斯嚮往或讚頌不可能復返的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形態。而且他們說的很清楚，人們之所以能夠「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是以共產

主義社會的「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為前提條件的。

然而，卻有不少小資產階級思維慣性的「左派」，偏好拿馬克思的這段話來對共產主義作膚淺簡單的認知，並為自己對資本主義的反感作逃避現實的合理化辯解。更有某些自以為「進步」的綠色運動生態主義分子，對這段話曲解為反工業生產、反經濟發展的「田園牧歌烏托邦」，完全無視馬克思主義主張人與社會和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社會調節整體生產」的發展理論和發展模式。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反的是資本主義發展路徑，而不是盲目的反對工業生產和經濟發展。右翼生態主義所極力為之倡議的後現代主義式的基層民主和小生產式的分散經濟模式，其實才是不可能擺脫資本主義全球市場和不可能實現的「田園牧歌式」的夢想。

## 馬克思反對「市場社會主義」嗎？

馬克思贊成市場社會主義嗎？或說贊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嗎？目前，自上世紀80年代初以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所推動實施的改革開放政策就是這種市場社會主義的具體實踐。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把剛從資本主義社會脫胎出來的社會發展階段，或說剛從推翻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後建立的國家和社會，稱作「共產主義社會低級階段」。後來列寧進一步將這種「低級階段」明確稱之為「社會主義社會」。中共在經過革命後的一連串共產主義實踐後，再進一步將「社會主義社會」區分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用以指稱「市場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時期。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曾經提出過在資本主義和哲學共產主義（即人道共產主義）之間有一個過渡階段的設想，即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階段。無產階級共產主義是為哲學共產主義的勝利掃清道路。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階段還受私有財產原則的浸染。

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曾經批判過的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布雷，並不同意像浦魯東那樣將無產階級的交換經濟看作是最終目標，而是把它看作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布雷說：「如果要順利實現以財產公有為基礎的最完善的社會制度，就必須改變人的性格；如果現在的制度沒有條件和可能來改變這種性格，使人們達到合乎理想的更好的狀態，那麼顯而易見，情況就必然會保持原狀，否則就必須發現和實行一種過渡的社會階段——即部分屬於現在的制度、部分屬於將來的制度的過程——或者某種中間階段，社會在這個階段將帶著自身（原有）的各種弊病和愚蠢。」

可不可以這樣看，中共在經過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的共產主義實踐並試圖「改變人的性格」受挫之後，才赫然「發現」必須實行一種「過渡的社會階段」，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以便利用資本主義方式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最終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

馬克思儘管對布雷共產主義的空想性質提出了嚴厲的批判，但並沒有拒絕他的「過渡社會」的設想。實際上，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十條過渡措施就意味著認同過渡階段的提法。

就《宣言》而言，一個革命後的、主要以發展市場社會的經濟條件為基礎的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綱領，開創了一種「市場社會主義」的社會，或至少是一種「混合的社會」。這種混合的社會包含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成分，包含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成分，並能動的突出了社會主義的方面。今天，中共政權在工農政策、勞動保障、社會保障、生態保障等方面日益社會主義化的表現，難道不正是這種「過渡社會階段」的特色顯現嗎？

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也曾表示，貨幣不能靠法令取消而只能像國家一樣逐漸消亡，因此在已無必要使用貨幣之前，市場關係還須繼續存在。革命對私有制不是「消滅」而是「限制」。限制的方法是高額稅制而非立刻「廢除繼承權」，不是立刻強行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

馬克思在《資本論》和後來的許多著作和手稿中，提出了更為綜合的關於結束商品生產的論證，繼續支持了一個朝向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階段存在的必要。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持續過渡的必要性的思想，也為支持市場社會主義階段提供了強而有力的證據。

當然，由無產階級國家開創的市場不再是嚴格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市場。由於無產階級國家的自覺管理，市場開始起到反對資產階級和維護無產階級的作用。合理的或自覺的因素——計畫改變了市場的生產，而不是簡單地取代了市場，這樣，「社會主義的」市場就開始存在。最近這些年來，共產黨執政的中國政府在平衡區域貧富差異、城鄉貧富差異、農民免稅、農民子女免費上學、提高城市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勞動保障等方面作出的努力，再再證明了這種「自覺管理」的市場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必要性。

革命後社會的長遠目標當然是不允許市場存在的共產主義，但這並不排除作為中間階段的一個長期的市場社會主義的存在，這一時期是實現共產主義這一最終目標的開端。

## 《共產黨宣言》的先進性質

《共產黨宣言》在肯定資產階級的進步作用和揭露其非人性方面，都是相當徹底且深具鼓動性的。每次閱讀《宣言》都不免靈魂悸動，心潮澎湃。

讀讀下面這些段落，就不難發現馬克思的思想和筆觸有多麼犀利了：

「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

「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聖光環。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由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

「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繫。」

「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像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

「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

所有這一切的描述，放在今天，依然讓人怵目驚心，依然讓人感到準確和詫嘆！

在論及工人運動和階級鬥爭時，馬克思更是銳利的提出了許多放在今天依然有效的見解：

「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牟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牟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

「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餘的階級都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而日趨沒落或滅亡，無產階級卻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

「工人有時也得到勝利，但這種勝利只是暫時的。他們鬥爭的真正成果並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來越擴大的聯合。……只要有了這種聯合，就能把許多性質相同的地方性鬥爭匯合成全國性鬥爭，匯合成階級鬥爭。而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

「無產者組織成為階級，從而組織成為政黨這件事，不斷地由於工人的自相競爭而受到破壞。但是，這種組織總是重新產生，並且一次比一次

更強大、更堅固、更有力。它利用資產階級內部的分裂，迫使他們用法律形式承認工人的個別利益。」

「正像過去貴族中有一部分人轉到資產階級方面一樣，現在資產階級中也有一部份人，特別是已經提高到從理論上認識整個歷史運動這一水平的一部份資產階級思想家，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了。」

「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首先是一國範圍內的鬥爭。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

聽聽這些話吧，它對我們今後發展工人運動仍然值得玩味再三，認真領會。

## 馬克思主義對賣淫問題和「公妻制」的看法

關於共產主義是不是「公妻制」，以及馬克思主義對於妓女問題的看法，一向受到關注，也受到曲解和誤解。

馬克思曾在《共產黨宣言》中調侃地說：

「但是，你們共產黨人是要實行公妻制啊！——整個資產階級異口同聲地向我們這樣叫喊。」

「資產者是把自已的妻子看作單純的生產工具的。他們聽說生產工具將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婦女也會遭到同樣的命運。」

「公妻制無須共產黨人來實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資產階級的婚姻實際上是公妻制。我們的資產者不以他們的無產者的妻子和女兒受他們支配為滿足，正式的賣淫更不必說了，他們還以互相誘姦妻子為最大的享樂。」

共產主義者真正要消滅的正是馬克思所指出的這種偽善的、掩蔽著的公妻制。馬克思主義者主張把所

有婦女從歷來的被支配、被剝削的地位解放出來，把她們從交換價值的商品性質復歸為人的價值和尊嚴。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消滅現在的生產關係即資本主義制度，隨著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消滅，那種病態的公妻制，亦即一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賣淫才會同時消失。

台灣某些「有良心」的人士，多年來一直在大城市中推動維護賣淫婦女權益的運動。他們經常以「人權」為訴求點，關注人口買賣、未成年婦女賣淫、妓女勞動條件等等議題，統稱之為「妓權」。從狹隘的人道主義出發，這些關注都是值得稱道的，實際上，即使資產階級也不會反對這類維權活動。但是，這類「運動」充其量只能算是慈善活動，談不上具有多少「進步性」，更稱不上「左派運動」，因為它客觀上產生的作用不過是在促進更大規模更大範圍的正式和非正式賣淫行為而已，並沒有在實質上解放婦女的性自主，也沒有在本質上改善兩性關係，反而是將婦女身體的商品性質和兩性交往的交換價值進一步合理化和合法化了。然而，他們卻毫無反省力地嘲笑馬克思主義者對此類活動的冷淡和拒斥。這真是荒謬狂悖，不可與謀了。

## 「工人無祖國」到底是什麼意思？

「工人沒有祖國」，《共產黨宣言》中的這一句話，長時期以來被人曲解誤用，並使得不少自居「左派」的人，甚至一些馬克思主義分子深感困惑和困擾。右派和自由派常拿這句話來惡意攻訐馬克思主義，說它在煽動工人「不愛國」，工人隊伍中也常有人利用這句話來挑撥分化工人的團結，還有某些誤解這句話的社會主義者面對工人的困惑無以辯解或進而對「國際主義」作不正確的理解。在台灣甚至有不少假左派和別有用心的工會幹部利用這句話來反對祖國統一，鼓吹台灣獨立。

工人真的沒有祖國嗎？怎麼正確理解《宣言》這句話呢？

其實這句話在《宣言》中不能孤立來看，緊接著這句話馬克思所作的一長串詮釋才是要點，而它經常被人們忽略了。

馬克思強調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把自身「組織成為民

族」，意即工人階級首先必須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政權，統治國家，「所以它本身（無產階級）還是民族的」，不過已經「完全不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種意思」。馬克思在這裡清楚表明的是工人階級並不是沒有國家民族，而是要爭取一個完全不同於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的民族國家。工人階級所「沒有」的是資產階級的「祖國」，而不是屬於「自身」的「祖國」，對「工人沒有祖國」這句話的曲解濫用，原因正在於沒有用心地作出這兩種不同的祖國的區分，沒有理解這句話的矛頭是直指「資產階級祖國」而發的。

沒有錯，共產主義者相信隨著世界歷史的邏輯進程和全球化世界市場的建立，「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分隔和對立日益消失」，而「無產階級的統治將使它們更快地消失」。但是在邁向這個目標的漫長過程中，「聯合的行動，至少是各文明國家的聯合行動，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馬克思所說的「各文明國家」，很明顯指的就是前面所稱的無產階級統治的國家，也就是社會主義國家，是工人階級的祖國。

可見在馬克思看來，如果工人真的無祖國，那就將一事無成，就根本談不上「獲得解放」。

## 【 哪些人誤讀和曲解了《共產黨宣言》？ 】

台灣某出版社前些年曾以精裝袖珍本的形式出版過一本繁體字版的《共產黨宣言》，可能是從大陸的簡體字本翻印的。台灣知名文化人唐諾，作家朱天心的丈夫，為這個版本寫了一篇很長的「導言」。大體而言，唐諾並沒有準確的掌握《宣言》的思想，在對《宣言》的理解和詮釋上存在許多問題，而所謂「導言」的要旨則不過在表述：共產主義是很好的理想，但終不可行，而且不可能實現。

唐諾對《宣言》的有限理解甚或誤解，以及對「共產主義」的未來的看法，在台灣的文化界和知識人中並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換成另外任何一個台灣文化人，其對《宣言》的理解和結論都大抵如此。

這種現象，一方面反映出台灣文化人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運動難以置之不理的好奇和關注，一方面則突顯了他們強不知以為知的傲慢和唐突。

一般而言，他們在自覺或不自覺，有意識或無意識之中，將《宣言》所說的共產主義和空想的社會主

義，未加區分地都當成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來對待了，而空想的社會主義卻是馬克思在《宣言》中已經大力並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的。

造成對《共產黨宣言》曲解和誤讀狀況的原因是很多的，最主要的是台灣社會特殊而且持續的反共思想傳統和戰後深受美國自由主義思維方式的影響。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的人，除非某種特殊因素的作用，幾乎是沒有可能真正弄懂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歷史觀和方法論，特別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很難認識歷史發展的邏輯進程，不易體認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和階級對立。因此之故，他們之中最敏感善良的人，也只能接受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對社會主義革命有一種朦朧的嚮往，但不能理解為什麼社會主義必然會取代資本主義，不能接受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從而決定了他們無從回答怎麼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怎麼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怎麼實現共產主義等一系列問題。

若干年前，在誠品書店舉辦的一次關於文學和社會的關係的座談會上，作家張大春很自信的、大刺刺地宣稱台灣社會沒有階級問題，正是印證台灣知識人的馬克思主義認知水平的另一個證道人。

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台灣文化界「進步人士」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這種認知態度，恰恰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指認的那種「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持這種社會主義觀點的人包括「經濟學家、博愛主義者、人道主義者、勞動階級狀況改善派、慈善事業組織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他們「願意要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存條件，但是不要由這些條件必然產生的鬥爭和危險。他們願意要現存的社會，但是不要那些使這個社會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們願意要資產階級，但是不要無產階級。」總而言之，他們「力圖使工人階級厭棄一切革命運動，硬說能給工人階級帶來好處的並不是這樣或那樣的政治變革，而僅僅是物質生活條件即經濟關係（條件）的改善。」

他們之中自命為「左派」的許多人，其實也只不過是《宣言》中所指認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些人「總是夢想用試驗的辦法來實現自己的社會空想」，「企圖通過一些小型的試驗，通過示範的力量來為新的社會福音開闢道路。」

最後，他們之中還有些人其實是後現代主義者、自由主義左派、無政府主義者和虛無主義者，反對一切可能會成為權力中心的事物，老是夢想「理想

社會」在一夕之間實現，總是企盼改變一切現狀的  
「偉大的夜晚」突然降臨。

## 關於「兩座城市」的故事

美國馬克思主義學者伯特爾·奧爾曼（Bertell Ollman）曾經以一則生動的寓言故事來描述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這是關於兩座城市的故事：

有一座城市根本沒有自由，卻聲稱有自由；而另一座擁有給所有人充分的自由，卻幾乎沒有人知道它在哪裡以及如何到達那裡。

第一座城市叫「資本主義」，在這座其制度被普遍看作自由化身的城市裡，一切都是不自由的。所有東西都需要付錢，而大多數東西的價格都超過了需要它們的人的支付能力。對於這座城市的大多數居民而言，所謂「自由」即擁有為他們不能得到的東西而展開競爭的權利。從沒有人想阻止他們競爭，或阻止他們想像總有一天他們（或他們的孩子）會取得成功。

另一座城市叫作「共產主義」。在這裡，人們享有在相互和平與友誼中發展其作為人的潛力的自由。他們的自由不是渴望不能獲得的東西的自由，而是按照他們的意願活動、生存和發展的自由。這座城

市在今天的地圖上是找不到的，因為至今它還只存在於第一座城市的影子裡。它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可能成為的東西，是一旦資本主義的居民們推翻了其統治者及組織城市生活的法規時，就有了形成和發展條件的東西。

這些統治者就是資產階級，或那些占有和控制著生產資料、分配和交換的人，而且他們所遵循的首要規則就是利潤最大化。資本家利用其控制宣傳工具的權力（這一點常被人們忽略了，以為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會控制宣傳工具）設法使共產主義始終成為一種嚴加保守的秘密，以確保沒有人了解共產主義實際上就是有關自由的東西（英文Liberation解放一詞就是源自Liberty自由一詞）。同時不斷重複這樣的謠言，即被稱為「共產主義」的東西和宣傳這個東西的人——共產黨——已經在某些不發達的國家或地區試行過，但都失敗了。然而，事實卻是，故事還遠遠沒有結束。

就上述關於兩座城市的描述來說，這個問題可以被看成：什麼因素使馬克思在資本主義內部發現了共產主義，以及他的發現如何構成了對資本主義的一種批判，又構成了推翻它的策略的基礎？

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在資本主義這座城市中只能看到被誤稱為「事實」的現象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發現事實真象的？伯特爾·奧爾曼說是依靠辯證法辦到的，而列寧早就說過不懂辯證法就不可能搞懂《資本論》和馬克思主義。

## 【 掌握馬克思辯證法的關鍵——內在關係 哲學 】

義大利社會學家伯雷托（V. Pareto）在很久以前就曾這麼描述過馬克思的著作：「馬克思的詞語像蝙蝠一樣，人們從中既能看到飛鳥也能看到老鼠。」

那麼，到底要怎樣才能理解馬克思的思想呢？這是個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只有從馬克思本人的世界觀和認識方法才能正確理解馬克思的思想。這就是說學習和運用馬克思的辯證法格外重要，特別是若要變得擅長於這種辯證法，必然要求人們的思維方式有一根本性的轉變，而掌握馬克思辯證法的基礎「內在關係哲學」，則是使這種根本性轉變成為可能的關鍵步驟。

通常，學習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人，或多或少都知道恩格斯所闡釋的辯證法幾個基本範疇，這些是在《反杜林論》和《自然辯證法》等恩格斯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的。可是，卻很難掌握馬克思對辯證法的闡釋，因為馬克思並沒有像恩格斯那樣以專著或專論談論過辯證法，人們只有從他的全部著作或至少從他的主要著作中去領會和提煉出他的辯證法見解。

「內在關係哲學」是馬克思繼承黑格爾辯證法的一個產物。這種哲學將任何事物所處的「關係」，都看作該事物自身的本質，於是這些關係中的任何重要變化都意味著它所存在的那個系統的一種「質」的變化。概言之，構成現實的基礎並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它所處的「關係」。但要對「內在關係哲學」充分把握，則還需要對辯證法的其它因素同樣予以關注，特別是「抽象研究法」和「逆向研究法」。

幾乎沒有人會否認，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以某種速度並以這種或那種方式發生著變化和相互作用。歷史的和系統的聯繫屬於現實世界。困難則一直都在於如何充分地思考這些變化和相互作用，如何才能不歪曲它們，如何才能給它們以應有的關注和重要性。辯證法是解決這個困難的一種努力，其解決方式是擴展我們關於任何事物的觀念，把任何事物的形成過程及其所屬的更廣闊的相互作用的背景，都當成事物本身的各個方面。只有這樣，對任何事物的研究才會立即使我們捲入對事物的歷史和包含它的系統的正確研究。

辯證法用關於事物的「過程」（包括事物的歷史和可能的未來）和「關係」（把一種事物與其他事物之間的聯繫當作是該事物本身的組成部分）取代

了關於事物的「常識」（認為事物雖有其歷史，但與其他事物之間的聯繫是「外在的」而非「內在的」），並以這樣的「過程觀」和「關係觀」重構了我們關於現實的思想。

例如，在將資本作為一個「過程」進行抽象時，馬克思完全將資本的原始積累、積累和集中——總之，資本的真實歷史——作為資本本身的一部分包括了進來；而把資本作為一種「關係」進行抽象時，則將它與勞動、商品、價值、資本家以及工人或任何促成了資本的產生和功能的事物之間的實際聯繫，作為資本本身的構成方面而放到了同一名稱（資本）之下。馬克思藉以思考和研究資本主義的每一個要素都既被抽象成了「過程」，也被抽象成了「關係」。馬克思還以這種方式批判了那種由於脫離事物的真實歷史及其所屬的大系統，只專注事物表象即事物的腳印而導致的「意識形態」。

現在，我們可試著對馬克思辯證法的「內在關係哲學」作一概括：辯證法的研究從「整體」，即從系統或從人們對系統所能達到的理解開始，繼而進入對「部分」的研究，以便了解它的合適位置及發揮作用的方式，最終達到對作為出發點的「整體」的更充分的理解。相反，從一個或幾個假定的獨立

「部分」開始的研究，必然會假定一種對含義造成相應歪曲的分離，以後任何聯繫都不能克服對含義的這種歪曲。現今所謂「跨學科研究」其根本缺點就在這裡。與一經損壞就再也無法修復的東西一樣，一個其職能部分一開始便作為彼此獨立的部分（例如學科分類）來對待的系統，就再也不能在完整的狀態中被重構了。

## 【 馬克思辯證法的核心——四種「關係」的探索 】

馬克思關於現實的辯證法，從根本上講，旨在尋找和探索四種「關係」：1.矛盾，2.同一性與差異性，3.對立面的相互滲透，4.量變與質變。

「矛盾」無疑是馬克思所研究的四種主要「關係」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據馬克思考察，「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一切看來都是對抗的，而事實上也是這樣。」他還相信：「從資本的本性中產生出來的資本的各種生產條件是互相矛盾的。」

對於矛盾的一種常識性理解認為矛盾只適用於關於事物的觀念，而不適用於事物本身，它只是命題之間的邏輯關係（如果我主張“X”，我就不能同時主張“非X”）而不是世界上存在的現實關係。非辯證思想看重事物的「外部關係」和「外部的推動」。

辯證思想則是將一切變化的主要原因都歸於變化發生於其中的系統的內部矛盾。換言之，資本主義的命運是由它自己的問題所決定的，這些問題是資本主義是什麼及其如何運行的內在表現，而且往往是

資本主義成就本身的某些部分，並隨著這些成就的增大和普及而不斷惡化，正如今天我們在「全球化」情況下所看到的。

由於沒有將事物當作「關係」的觀念，非辯證思想很難同時關注一種矛盾的不同方面，而這些方面之間的相互作用則往往被錯誤地當成了一種因果關係。實際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許多努力都在否認、掩飾，不然就是歪曲這些矛盾。

對馬克思來說，矛盾屬於這樣的事物：其本質就是有機的和不斷發展的系統中的「過程」。矛盾產生於這些「過程」的內部，產生於這些「過程」的性質本身（是「它們的主體所固有的」），也是系統狀態的一種表現。

關於「同一性與差異性」，不妨舉個例子簡單說明：一般的經濟學在描述了利潤、地租和利息之間明顯的「差異性」以後就止步不前。馬克思則繼續揭示了三者作為剩餘價值（由工人創造但沒有以工資形式還給他們的財富）的形式所具有的「同一性」，即作為「關係」，它們共同具有剩餘價值這種屬性。

最近二、三十年由於西方後現代思潮和解構思想的影響，「差異性」的強調幾乎主宰了人們的思維習慣，嚴重疏忽了「差異性」與「同一性」之間的辯證關係，對人們觀察事物、理解事物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無疑是一種災難性的損傷。

關於「對立面的相互滲透」的觀念，幫助馬克思認識到沒有任何東西，任何事件、制度、人和過程，完全或僅僅像它表現出來的那樣處在一個具體時空中，即在一系列特定條件下所表現的那種形式。而是若以另一種方式、另一些人或在發生了徹底變化的條件下來觀察這種東西，就可能會得到不僅不同而且正好相反的結論或結果。例如在其身分是資本家的人們觀看一台機器時，他們看到的是他們從市場上購買的一件商品，以及某種將會給他們創造利潤的東西；在其身分是工人的人們觀看這台機器時，他們看到的只是一件將會決定他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動作的工具。在某一種背景下的一次失敗的罷工，在另一種背景下有可能充當一次革命的開始。對照一下中國古代哲學所說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可以思過半矣！

關於「量變與質變」的辯證關係，指的是同一過程中兩個暫時不同的階段之間的一種關係。每一個過

程都包括前後階段，既包括量的增加（或減少），又包括它導致的結果——質變。任何過程的開始階段都表現為量變的形式，隨後在某個確定的點上，一種質變發生了，其標誌就是它的現象或功能發生某種根本變化。例如，馬克思說貨幣只有積累至一定數額才能轉化為資本，即才能起到購買勞動力和創造價值的作用。同樣，許多人的團結合作變成了一種新的力量，這種力量和它的一個個力量的總和，是有本質差別的。

馬克思辯證思維的突出之處在於，他在其中找到了辯證法並用它來研究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包括它的起源和可能的未來。馬克思指出，辯證法「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說辯證法是革命的，因為它幫助我們將現在看成社會正在經歷的一個階段；因為它迫使我們將現在的根源和未來趨勢作為它本身的一部分而加以考察；還因為它使我們能夠理解作為這過程中的行動者與犧牲者，我們有能力影響這個進程。辯證法是革命的，因為它幫助我們以一種使有效行動成為可能的方式，提出變化必定到來而且必定實現的願景。

說辯證法是批判的，因為它幫助我們開始對迄今為

止我們所充當的角色感到不滿。因為它幫助我們了解階級鬥爭代表著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矛盾的總和，並且我們都已經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捲入其中，但我們在這種鬥爭中常常完全站在了錯誤的立場上。因為認識到了這一點，現在我們能夠決定不再按照我們一直以來的行動方式去行動。我們能夠選擇的是在這一鬥爭中站在哪種立場上以及如何進行鬥爭。辯證地理解我們被社會所決定的角色，辯證地理解構成現在的我們的同樣必然的限制性和可能性，這為我們作出自覺而又明智的選擇提供了機會。

## 恩格斯晚年的五封書信與歷史唯物主義

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史觀的誤解、曲解及惡意攻訐，從過去到現在一直都不缺少。在敵視馬克思主義或非馬克思主義甚至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一種最普遍的歷史唯物主義解讀是這樣的：把經濟因素最終起決定作用的思想，同機械決定論和歷史宿命論相提並論，混為一談。

恩格斯晚年針對這種對歷史唯物主義史觀曲解的情況，分別在致同志和友人的五封書信中，提出了反駁、批判和補充闡釋。這五封信是：《答保爾·恩斯特》（1890年10月1日）、《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與10月27日）、《致約·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致瓦·博爾吉烏斯》（1894年1月25日）。

恩格斯首先說明他和馬克思在創立歷史唯物主義時的特殊環境與背景，「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這有一部份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當年）我們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按指經濟基礎原則），並且不

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與相互作用的因素（指上層建築因素等）以應有的重視。」

因此，恩格斯特別提醒青年同志和友人要用科學的態度來對待馬克思主義，要把唯物主義歷史觀當作各門社會科學的基礎理論和科學的方法論。他還建議要努力鑽研馬克思所寫的文章，掌握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研究的武器。恩格斯強調指出：「馬克思所寫的文章，幾乎沒有一篇不是由這個理論（即歷史唯物主義）起了作用的。」

那麼造成人們善意或敵意誤解或曲解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層原因是什麼？恩格斯一針見血的指出：「所有這些先生們所缺少的東西就是辯證法」，「他們總是只在這裡看到原因，在那裡看到結果。他們從來看不到這種形而上學的兩極對立在現實世界只存在於危機中，而整個偉大的發展過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進行的，雖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經濟運動是最強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決定性的。」

這裡，恩格斯明確的告訴我們，只有懂得而且運用辯證法，才能避免掉入「兩極對立」的二元思維和形上學惰性之中，指出「兩極對立」現象在現實世界只存在於危機現象中，並不是一種常態現象。誤

將非常態現象當成常態現象來思維判斷，正是造成唯心史觀和誤解、曲解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原因。

同時，恩格斯告訴我們，只有運用辯證法的思維方法才能發現歷史和社會發展進程中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才不至於只強調經濟因素而忽略其他相關因素的作用。恩格斯進一步闡述這種影響歷史和社會進步、退步或停滯的「相互作用」，說：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及上層建築各個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都影響社會的發展，其中歸根到底是經濟必然性起主要的作用。但是，追根到底起決定作用的經濟因素並不能取代十分豐富、全面的上層建築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因素，那麼它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了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可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只是作用大小問題，而不是起不起作用的問題。那種認為經濟關係在社會發展中是唯一決定性因素的觀點，顯然是歪曲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

恩格斯舉「國家」為例說明上層建築的相對獨立性及其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他指出「國家」對於經濟發展可能產生的三種反作用情況：1.沿著同一方向起作用，2.沿著相反方向起作用。3.規定另外的方向（即

改變既有方向)。「國家」的反作用如此，其他諸如「法律」、「宗教」、「文化」……等等上層建築領域也莫不如此。

恩格斯甚至在致布洛赫的信中，如此闡述歷史和社會發展的動力與原因等問題：「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相互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

恩格斯的這段話活脫脫就是「人民創造歷史」的最佳注腳。人們在歷史和社會發展過程中並不是無所作為的，最終歷史結果事實上是人的活動與歷史規律、個人意志與歷史合力的辯證發展、有機結合的產物。「因為任何一個人的願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願望的妨礙，而最後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但這並不是說每個單個意志的作用都等於零，相反地，「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或作用），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裡面的」。就是說，由於任何意志的參與都會對歷史結

果的最終形成產生影響，因此，這一結果就是任何個人意志「交互作用」的客觀反映，是每個個人意志的共同成果。

恩格斯同時對「意識形態」作為上層建築的特性和作用也作了深刻解析，指出「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和歷史繼承性，以及同經濟發展的不一致性、不平衡性。「經濟上落後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一小提琴」，這表明，意識形態可以先行於經濟發展，經濟落後的國家也可以產生先進的思想。但是，不能忽略恩格斯對我們的提醒：「經濟發展對這些領域也具有最終的至上權力，這在我看來是確定無疑的。」此外，恩格斯還指出意識形態也可能是而且經常是反映落後的、反動的經濟關係的意識形態，例如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等，它們阻礙新經濟關係的形成，極力維護舊的經濟關係。在這種情況下意識形態所起的「反作用」就不是決定性的，就不是「演奏第一小提琴」。

恩格斯晚年針對存在於同志和敵人中的普遍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誤解和歪曲，所作的反駁和批判以及再闡釋，需要我們給予高度的重視和認真的學習，這也正是恩格斯對歷史唯物主義所作補充詮釋具有巨大的積極的現實意義的所在。

## 馬克思恩格斯論自由平等與公平正義

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公平正義不僅僅是一種主觀判斷，它歸根到底是以經濟為基礎的歷史結果。認識這一點是理解馬恩自由平等觀的出發點。「公平，始終只是現存經濟關係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觀念化、神聖化的表現」恩格斯進一步指出：「如果群眾的道德意識宣布某一經濟事實，如當年的奴隸制或徭役制，是不公正的，這就證明這一經濟事實本身已經過時，其他經濟事實已經出現，因而原來的事實已經變得不能忍受和不能維持了。」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新的公平的呼聲就會轉化為對現存經濟關係的巨大破壞力量，成為變革舊秩序，產生和確立新的經濟制度的推動力。

由於公平正義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因而是具體的、相對的。在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由當時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經濟利益關係決定了不同民族、不同階級評價公平的標準也不同，甚至根本對立。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問道：「什麼是公平的分配呢？難道資產者不是斷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嗎？難道它事實上不是在現今的生產方式基礎

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嗎？難道經濟關係是由法（律）的概念來調節，而不是相反，從經濟關係中產生出法（律）的關係嗎？難道各種社會主義宗派份子關於『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種極不相同的觀念嗎？」因而，一些人認為是公平的東西，另一些人則可能認為是不公平的，而且，即使處於同一歷史時期具有同樣社會地位適用同樣規則的社會成員，也會由於彼此之間在生存和發展的客觀條件及現實基礎方面的各種差異（例如生活條件、人的天賦和能力方面的差異）而無法做到絕對的公平。

可見，世界上沒有脫離生產和社會發展實際情況的永恆的、抽象的、絕對的公平。能被一切人認可的，適用於一切人的公平是不存在的，只有在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和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具體的、相對的公平。

公平不僅要求形式上的平等，更要求事實上、真正的平等。恩格斯說得沒錯：「平等應該不僅是表面的，不僅在國家的領域中實行，它還應當是實際的，還應當在社會的、經濟的領域中實行。」這裡，在國家領域實行的公平指的是法律。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極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觀念上的權利來滿足，絕大部分都要靠物質的手段來實

現。」因此，僅有法律這一形式上的公平是不夠的，公平必須是實際的，是在更高層次上的社會公平，特別是經濟領域的公平，而這一層次公平的實現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否定資產階級公平觀產生的歷史根據，而且充分肯定了資產階級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個性解放、機會均等、等價交換等社會公平思想在歷史上起到的巨大進步作用。但同時他們認為資產階級的公平即自由平等是形式上的平等，深藏於其下的是事實上的不平等和赤裸裸的剝削與壓迫。這是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是「生產的物質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馬克思分析道：「一離開那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就會看到，我們的劇中人的面貌已經起了某些變化，原來的貨幣所有者成了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隨於後。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另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售了自己的皮的羊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揉搓。」馬克思要指出的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單從流通領域來看，勞動力所有者和貨幣所有者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其交換是公平的，而實際上並非如此，「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就會看到我們的劇中人的面

貌已經起了變化」。恩格斯則更露骨的指出，「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窮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範圍內的平等，簡括地說，就是簡直把不平等叫作平等。」

馬克思恩格斯尤其清醒和堅決反對各種似是而非的要求「公平報酬」的改良主義思想，「應當摒棄『作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資』這類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革命的口號：『消滅雇傭勞動制度！』」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還提出：「『消除一切社會和政治的不平等』這一不明確的語句，應當改成『隨著階級差別的消失，一切由這些差別產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會自行消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思是只有「消滅雇傭勞動制度」才有真正的「公平」可言；只有「消滅階級」才能真正剷除一切不平等，因為只要有階級差別存在，就不可能有什麼「階級平等」這碼事。這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產主義」，「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才可能實現，而這樣的制度是正義所要求的。」

## 【 從生態主義、生態社會主義到生態馬克思主義 】

要搞清楚生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內涵，必須明白其與生態社會主義的區別與聯繫，而要把握生態社會主義的含義，首先得知曉其與生態主義（Ecologism）的界限之所在。

在生態運動的「綠色」旗幟下，聚集著形形色色的思潮和流派。這些思潮和流派大致可分為「綠綠派」（Green-greens）和「紅綠派」（Red-greens）。屬於前者的統稱為生態主義，包括生態原教旨主義、生態無政府主義和主流綠黨等。屬於後者的統稱為生態社會主義，包括社會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等。

生態主義和生態社會主義的主要區別可以歸納如下：

第一、生態主義迴避資本主義制度，而生態社會主義則把矛頭直指資本主義制度。前者對現代社會環境退化和生態危機的批判，基本上不涉及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而後者則堅持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生態危機的真正根源。

第二、生態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有消化全球生態危

機的能力，主張在資本主義制度內實施自由市場、分散化的經濟、基層民主以消除生態危機。生態社會主義則強調資本主義不可能為解除生態危機找到根本的出路，而認為只有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廢除由這一制度帶來的貧困和不公正，才能最終解決生態問題和環境問題。

第三、生態主義把新社會運動視為社會變革的主角，反對把消除環境退化和生態危機與社會主義聯繫在一起，崇尚「田園和荒野」的浪漫主義，等等。生態社會主義雖主張與新社會運動結盟，但仍強調工人階級是社會變革的主角。在政治上立足於社會主義，以實現生態與社會、經濟的和諧發展，建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社會主義新社會為理想目標。

第四、兩者在對待人類中心主義的態度上不同。生態主義從反對工業化對自然的掠奪出發，進而反對人類中心主義，而傾向生態中心主義的立場。生態社會主義不是一般地反對人類中心主義，而是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資本主義形式，主張不應不加區分地放棄「人類尺度」。

要之，生態主義與生態社會主義在上述各方面的分歧，直接反映了其理論基礎和文化價值的取向不同。生態

主義的理論基礎是無政府主義，而生態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是社會主義。隱含在上述種種紛歧背後的是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同時，生態主義的文化價值取向具有明顯的後現代主義色彩，批判啟蒙理性、否定工業社會及其發展，反對任何權威和中心，主張反增長、反技術、反現代生產等等。生態社會主義的文化價值取向則傾向於現代主義、理性主義，這可以從其不否定工業社會的發展觀，而主張建立一個以維護生態平衡為基礎，又能充分保證現代人享受現代文明成果的社會經濟制度中看出來。

那麼，生態馬克思主義與生態社會主義有何不同，區別在哪裡？

生態社會主義與生態馬克思主義（準確的說應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不是同一個概念，前者包含後者，但並不等於後者。在生態社會主義陣營中，唯有那些帶有強烈馬克思主義傾向的人才是生態馬克思主義者。例如，生態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一些社會民主主義者和基進（激進）民主主義者，也贊同以分散的小生產或社區性生產與現代化的大生產相抗衡，從無政府主義的「基層民主」出發來設計未來理想社會，這就與生態主義的「生態烏托邦」走到一塊兒去了。

一般來說，生態馬克思主義者都承認與馬克思主義的淵源關係，承認生態社會主義是在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下形成的一種社會主義思想，承認馬克思是最早的生態社會主義者。他們認為，對當代生態運動來說，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意義不在於理論本身，而在於它的批判精神和它的方法論。

生態馬克思主義在西方世界被視為一種「政治生態學」，它的濃厚的政治生態學色彩不但與生態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就是與同屬於生態社會主義陣營的其他思潮也大相逕庭。他們認為，作為一種政治生態學的生態馬克思主義，一方面它是政治的，從而它不忽視人的剝削關係這一面；另一方面它又是政治的生態學，所以它能夠在更廣泛的人對自然的剝奪這一背景下把握這些關係。不僅以對人的剝削關係的批判為出發點，而且也以對征服、控制自然的批判為出發點。

英國馬克思主義者大衛·佩珀在其所著《生態社會主義—從深層生態學到社會主義》一書中，提出的「生態帝國主義」概念，使這種批判與對全球化問題的研究結合在一起。佩珀揭露說，由於生態矛盾對資本主義制度來說是不可能解決的，所以這一制

度又企圖通過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實施生態掠奪來轉嫁、緩和這種矛盾，這就出現了「生態帝國主義」。現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生態帝國主義國家。

目前在台灣盛行的生態運動圈子，大多屬於「綠綠派」的生態主義者，經常高舉綠色運動大旗盲目自私地反對一切經濟發展和工業投資，甚至一度墮落到以政治意識形態反對引進熊貓，美其名曰保護動物。其中還有一些貌似生態社會主義的「左派」，熱衷於搞分散式小生產的社區經濟，致力於激進民主的無政府主義論述，自以為這樣才是進步的社會主義，全然不自覺已與生態烏托邦主義者志同道合，當然更不知道國際間的生態運動已經逐漸由「綠」轉「紅」，開始接受生態馬克思主義的主張了。

## 馬克思的自然觀與生態政治

生態與政治原本沒有任何關係。生態學（Ecology）本來是一個自然科學概念，原創意義是指動物與其生存環境之間的邏輯關係。1962年美國生物學家卡遜發表《寂靜的春天》，強烈呼籲人類走出征服自然的惡性循環。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增長的極限》，呼籲改變現行工業國家的生產方式，避免難以控制的崩潰。以上二書在往後的日子裡激起了全球性的環境研究和生態運動熱潮。1972年全球第一個「綠色政黨」在紐西蘭誕生（紐西蘭價值黨），之後歐美國家相繼建立了各自的「綠色政黨」。1980年德國綠黨首先在其政治綱領中將生態政治的概念同社會主義運動結合在一起。從此生態社會主義的口號使生態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以一種嶄新的面貌進入了世界性政治視野。上世紀90年代生態社會主義運動進一步以馬克思的人類與自然關係的辯證法為指導重返人類中心主義，反對絕對生態主義，也反對資本主義的人類中心主義和技術中心主義，主張將生態危機的根源歸結於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社會不公和資本主義積累本身的邏輯。從而，瞭解馬克思原初的自然觀就成為理解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前提。

馬克思的自然觀同生態政治的關係，具體說來有以下三點主要內容：

首先，人類與自然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馬克思的自然概念包括二個部分，其一為「自在的自然」，其二為「人化的自然」。「自在的自然」包括人類歷史之前的自然，也包括存在於人類認識或者實踐之外的自然。馬克思首要關注的是「人化的自然」，即指與人類認識和實踐活動緊密相連的自然，也就是作為人類認識和實踐對象的自然。因為，離開了以勞動實踐為中介的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任何自然的存在也就都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因而也就不會存在如何保護自然環境這個問題。馬克思說人類是自然的組成部份，而自然是人類的無機身體，「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靠自然界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不斷交往的、人的身體。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聯繫，也就等於說自然界同自身相聯繫，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份。」

其次，人類與自然通過勞動進行新陳代謝，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則破壞了這種人類與自然之間正常的新陳代謝關係。馬克思利用「新陳代謝」概念來

描述以勞動為中介的人類與自然的辯證統一關係。

「勞動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作為有用勞動，是不以一切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人類生存條件，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即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恆的自然必然性。」但是，自從人類社會以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進行生產以來，例如在農業生產中，「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

不僅如此，資本主義生產私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還造成了勞動表現形式的資本主義商品化和商品流通，也就是商品的物質新陳代謝的斷裂，造成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資本家和工人階級對立的根本原因就是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亦即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導致資本主義生產的不斷擴大和無產階級購買力的不斷縮小，最終導致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動、價值、貨幣和商品等新陳代謝活動的停滯或終止，資本主義社會的新陳代謝產生斷裂，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最終全面爆發。

同時，馬克思也指出「勞動並不是它所產生的使用

價值即物質財富的唯一源泉」，在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內在衝動下，從剝削勞動財富轉到掠奪自然財富是資產階級的必然選擇，而從經濟危機轉向生態危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結果。

第三，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實現人類與自然的和解，是徹底解決人類與自然的矛盾的不二法門。前面，馬克思已指出人類史其實就是一部人類以各種具體勞動為中介與自然發生新陳代謝關係的自然史，勞動實踐貫穿於整個人類史。只要存在著勞動，就存在著人類與自然的矛盾，不過，在科學技術和社會化程度還不發達的前資本主義時期，人類的實踐活動對自然環境的破壞性影響微乎其微，然而隨著人類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化生產程度的急遽提高，人類對待自然的態度發生了急遽的變化，經歷了一個從自然的奴僕到自然的征服者這樣一個戲劇般的過程，惡化了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矛盾。正是在這樣的認識下，馬克思提出了資本主義時代面臨的「兩大和解」問題：「我們這個世紀面臨的大變革，即人類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同自身的和解。」而實現這「兩大和解」的根本措施就是「瓦解一切私人利益」，為可持續性發展創造基本條件。

足見在我們這個資本主義時代，正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導致了自然與社會之間和社會內部不同階級之間新陳代謝的斷裂。馬克思認為，要克服這兩種斷裂首先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也就是說，要解決人類與自然的矛盾首先必須解決人類社會內部的矛盾，實現生產者自由聯合起來的公有制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從而最終在人類自身「和解」的基礎之上實現人類與自然的「和解」。「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揚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據馬克思指出「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

## 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與全球化問題

「全球化」的提法固然形成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但嚴格說來，全球思想的建構始於黑格爾。在《歷史哲學》和《法哲學原理》等著作中，黑格爾依靠驚人的洞察力，把廣闊的歷史空間作為思辯的對象，首先把握到近代以來世界一體化的發展趨勢，提出了「世界歷史」概念並以之來描述人類文明（他稱為「絕對精神」）的發展。黑格爾認為，絕對精神在民族歷史中表現為「民族精神」，在世界歷史中表現為「世界精神」。「世界歷史」就是「世界精神」的發展和實現的過程。按照黑格爾的理解，世界精神從東方到西方，最後在日耳曼世界達到現代，至此世界精神也就不再向前發展了。不難發現，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不僅是歐洲中心主義的，而且是日耳曼中心主義的。

馬克思恩格斯繼承了黑格爾的「世界歷史」概念，但把他的唯心主義歷史觀顛倒為唯物史觀。他們不是用「絕對精神」來臆造世界歷史，而是把世界歷史的形成解釋為與物質生產力的發展相一致。「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不是自我意識、宇宙精神或者某個形而上學怪影的某種純粹的抽象行動，而是

完全物質的，可以通過經驗證明的行動。」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全球歷史的形成，一開始就是資本力量作用的結果，追求「世界性」、「全球化」是資本固有的本性。資本主義來到世間，一開始就是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是一種全球性的制度，「資產階級社會的真實任務就是建立世界市場和以這種市場為基礎的生產。」早期世界市場是隨著美洲新大陸的發現和新航路的開闢而形成的。到十八世紀後半期，英國率先發動了以蒸氣機的發明和應用為標誌的第一次技術革命和工業革命。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和工業產品的迅速增加，資產階級在利潤驅動下走向全球，「不斷擴大商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不斷奔走於全球各地。他們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繫。」由此推動了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形成了在國際分工基礎上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的形成，「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自此，歷史由孤立的、民族的、狹隘地域性的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

早在《德意志意識型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寫道：「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世界歷史）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

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的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大工業「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後來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就世界歷史的形成和作用作了進一步的闡述，這在前面的引文和其他的篇章中已有引述，不再多說。

儘管「世界歷史」和「全球化」是由西方的資本主義勢力向全球擴張的結果，不過馬克思並沒有因此而滑向「西方中心主義」，相反，他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擴張過程中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有清醒的認識，對資本主義殖民擴張在落後社會的罪惡行徑進行了無情的抨擊和揭露，並且認為真正的世界歷史性的活動應該是徹底推翻一切民族和國家中的資本主義制度，建立起奠基於共產主義的民族和國家間完全平等的關係。總之，馬克思通過對「世界歷史」的認知為「全球化」理論奠定了不可替代的綱領性基礎。

## 馬克思是西方中心主義者嗎？

在「全球化」理論研究中，西方有不少學者，甚至包括左翼學者，雖然並不否認馬克思「世界歷史」思想的首創性和當代價值，但同時又認為這一思想並未擺脫長期支配的「西方中心論」（或「歐洲中心論」）的影響。像後現代主義思想家大多把馬克思「世界歷史」思想納入「中心主義」之類，因而歸於必須解構之列。類似的觀點都認為，馬克思的這一思想無論就其秉承的傳統看，還是就其關注的對象和重點看，都沒有超出「西方中心論」的範圍，因而其普遍性和適用性都有待重估。例如著名的反西方中心主義者，已故的《東方主義》一書的著者薩依德（E. Said），就曾把馬克思描繪為鼓勵英國殖民主義的「羅曼蒂克的東方主義者」，意謂馬克思仍不過是個浪漫的西方中心主義者而已。但這類論調並不符合馬克思「世界歷史」思想的事實內涵。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辯證史觀論者，對他們的理論和思想的正確把握也必須依據辯證史觀的思路才能避免偏頗和誤解。我們不妨拿當年馬克思對西方殖民主義在印度和中國所作所為的批判性論述為例，來說明這個道理。

馬克思1857年撰寫的〈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後果〉一文，確實認為帝國主義將給非工業化國家帶來資本主義技術優勢、鐵路和新的生產方式。然而，他並沒有把這些發展作為「進步」的例證，而是既看到這個過程的積極的一面，也看到了隨之而來的羞辱和折磨。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在談到英國對印度的統治時，意味深長地說：「從人的感情上來說，親眼看到這無數辛勤經營的宗法制的祥和無害的社會組織一個個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親眼看到它們的每個成員既喪失自己古老形式的文明，又喪失祖傳的謀生手段，是會感到難過萬分的。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看起來多麼祥和無害，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人的頭腦侷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的作為和歷史首創精神。」

在這裡，馬克思絕非站在西方中心的立場上來粉飾資本主義，醜化其他民族的文明，而只是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道出了一種事實，是一種事實評價，而不是價值評價。這一點必須弄清楚。

我們再來看，馬克思在分析當年英國對中國的鴉片貿易和戰爭給中國社會造成的衝擊和帶來的深遠影

響時指出：「滿族王朝的聲威一遇到英國的槍砲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破了產，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開始同外界發生聯繫。」同時，對於中國在世界歷史進程中走上西方式發展道路的前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評論太平天國運動時，則作了異乎尋常的樂觀預言：「世界上最古老最鞏固的帝國，八年來被英國資產者的印花布帶到了一場必將對文明產生極其重要結果的社會變革的前夕。當我們歐洲的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在亞洲逃難，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的時候，他們說不定就會看見上面寫著：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類似這樣的論調會從一個西方中心主義者的嘴巴說出來嗎？

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他們合作撰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和《神聖家族》二書中，就已表述了他們反西方中心主義的傾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們批評當時德國思想界的「世界主義」觀點時，就毫不留情的指出：「這種思想使我們再一次認清，德國人的虛假的普世主義和世界主義是以多麼狹隘的民族世界觀為基礎的。德國人以極其自滿的情緒宣布這個王國是全世界歷史的完成和終結。他們在一切領域都把自己的幻想看成是他們對其他民族的活動

所下的最後判決，他們認為自己的使命是對全世界進行審判，斷言整個歷史過程在德國達到了最終目的。如果民族的狹隘性一般是令人厭惡的，那麼在德國這種狹隘性就更加令人作嘔。」現在看來，這一段辛辣的抨擊不僅預示了德國後來為什麼會走上排外和侵略的法西斯主義，而且放在今天簡直就是對冷戰結束後宣稱「歷史已經終結」的美國霸權的直接攻訐。馬克思恩格斯更在《神聖家族》中明白無誤的聲稱：「古往今來每個民族都在某方面優越於其他民族，如果批判的預言正確無誤，那麼任何一個民族都永遠不會優越於其他民族。」

只要我們願意細心閱讀馬克思的著作，就不難發現，馬克思認為在東方的發展和殖民地國家的階級鬥爭之間存在一種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的聯繫。西方國家在行為上沒有必然的理由應該領導東方，事實可能相反。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國際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將會遭到國際勞動者的聯合反抗，最初反對民族壓迫的地方化運動將會演變為追求社會主義目標的群眾運動。這種論斷並非空話，在今天全球化已然形成的態勢下，越來越成為不僅可欲而且是可見的現實了。重要的是，馬克思恩格斯顯然並不以「追求社會主義目標的群眾運動」為滿足，因為，「民主主義的小資產者至多也不過是希望實行了上述要求便趕快結束革

命，而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卻是要不間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的統治都消滅掉，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直到無產者的聯合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內，都發展到使這些國家的無產者間的競爭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集中到了無產者手裡的時候為止。」這一段發表在《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裡的話，再清楚不過的表明了為什麼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即共產黨必須持續專政的道理了。

## 馬克思的剝削觀——資本主義與剝削

有一種習見的論調認為：剝削是人類社會發展和文明發展的強大推動力，因此剝削是有功的，資本主義是永恆的，是推翻不了的。

不過，這種論調通常在論證自己的論點時，玩弄了一個障眼法，即把剝削這個概念偷換成剩餘產品，或者把剩餘產品這個概念當成剝削來使用。這其中存在的問題在於：毫無疑問，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除了原始社會以外，任何社會都存在剩餘產品。這種剩餘產品的存在，是社會得以發展的前提，因為如果沒有剩餘產品，社會就不可能有積累（財富和資本的積累），從而不可能擴大再生產，社會生產就只能保持原有規模，不斷進行簡單再生產，原地踏步。

但是，社會發展必須有剩餘產品是一回事，有沒有剝削則是另一回事。有沒有剝削的問題在於，這些剩餘產品歸誰占有，他憑什麼占有這些剩餘產品，占有這些剩餘產品的人與生產這些剩餘產品的勞動者是什麼樣的關係。

剝削是私有制的產物，它不是永恆的。人類歷史上存在幾種剝削形式，有奴隸主對奴隸的剝削，封建地主對農奴或佃農的剝削，資本家對雇傭工人的剝削。資本主義剝削關係的特點是，生產資料歸資本家所有，而工人喪失生產資料，除了擁有自己的勞動力，一無所有。工人的人身雖是自由的，但只能依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資本家在勞力市場上按照勞動力的價值（即工資）購買工人的勞動力，即雇傭工人，進行生產。工人在生產過程中創造的價值，全部歸資本家所有，這些新創造的價值，扣除勞動力價值（工資）以後的全部剩餘部分，即剩餘價值，無償地歸資本家占有，這就形成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關係。

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人，為了論證剝削的合理性，進而論證資本主義的永恆性，往往否定勞動價值論，即否定生產過程的價值是由工人創造的。他們每每提出「要素價值論」，即主張資本、管理和勞動力三大生產要素共同創造了價值。這裡的問題是，他們將使用價值的生產與價值生產即商品價值的生產混為一談了。毫無疑問，各種生產要素包括勞動、管理（勞動的另一種形式）、生產資料（資本、廠房、機器、土地等），都參與了使用價值的生產過程。但是價值生產卻不一樣。

價值是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係，是商品交換的基礎。商品是按照凝結在商品中的勞動量進行交換的，因而只有勞動能夠創造價值。生產資料（如原料等）在生產過程中只能轉換自身的價值，而不能增加任何新的價值。正因為全部價值是勞動創造的，資本不能創造價值，所以資本家憑藉所掌握的生產資料獲得的利潤，其實是工人在價值生產過程中創造的剩餘價值，而不是資本自己生產出來的。這就是資本對勞動的剝削關係。

我們也可以換一個說法來表述馬克思的剝削觀：如果資本、管理、勞動都參與了商品價值的生產過程，即商品中都凝結了三者的生產量，那麼剩餘價值歸資本家占有就是合理的，剝削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因為事實上只有勞動者的勞動參與了商品價值的生產，所以剩餘價值全部歸資本家占有就是不能接受的結果，剝削就成了對勞動者的罪惡壓迫。

## 【共產主義與平等——對平等問題的普遍誤解】

「共產主義」是否就是這一概念的字面含義所呈現出來的「財產共享」的一種簡單主張和觀點？

反對社會的不公平狀況，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制度，是共產主義的應有之義。然而，在如何反對不公正，建立公正的理想社會問題上，一些思想家依據前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小生產狀況為思考基點，以原始平均主義為理論基石，期望在排斥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建立一個人與人完全平等的社會。他們並不注重社會財富的增加，只是主張把現有的社會財產平均分配到每個人頭上，不允許任何人與人之間存在差別，以為這樣公平的社會就會在世間產生了。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對這種一味強調平等的平均主義思想提出了嚴厲的批判，指出這是一種「粗陋的共產主義」，是「用普遍的私有財產來反對私有財產」。

在西方最早宣揚「平均主義的共產主義」的人，或許是十八世紀末的法國神父庫爾南，庫氏在其《論

財產、或理智、正義和真理的法庭所維護的窮人的產業》一書中，認為讓人人靠自己的勞動，靠他們耕種的土地上的果實糧米維生，只享用最必需的東西，穿著自己所織的粗布做的衣服，乃是自然的規律。他認為科學和藝術以及一切腦力的創作物會擾亂人們素樸而溫馨的生活，把人引入邪惡的歧途，導致人的物慾膨脹和人與人之間在生活上的競爭，從而引起社會的不平等。為了社會平等，人應當反對科學、藝術和一切腦力創造物，安於粗茶淡飯。

粗陋的共產主義把平等理解為平均地分配現有的財產。這種共產主義是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超越私有制度的構想。這樣的思想決定了他們歸根到底是寧願普遍粗陋，不可一人富庶，要麼大家富庶，要麼人人貧窮。在社會物質生產不發達的歷史條件下，這種思潮最終的邏輯只能是物質上的禁慾主義和精神上的虛無主義。

歷史上，平等作為一個社會理念，在反抗富人對窮人的壓迫，為社會大多數人爭地位、爭權益方面，的確起到過重要的作用。不過，平等並不像粗陋的共產主義所理解那樣只是一個財產分配性範疇，平等具有極為廣泛的社會含義。早期共產主義、粗陋共產主義和當代幼稚共產主義，普遍具有禁慾主義

的成分，他們的基本思路是把社會財富的增長與社會不平等聯繫起來，誤以為生產力越發達，社會財富越增長，社會就越不平等。這樣，他們只能用禁慾主義來限制人的需要和發展，企圖以此維持社會平等。在粗陋的共產主義看來，人與人之間不能存在絲毫的差別，否則必定導致不平等，所以，一切出眾的表現（包括能力和相貌）都會被視為對社會平等的威脅。馬克思認為，社會不平等與人的能力的展現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改變的，正如起初社會生產力發展曾使私有制的形成成為可能，但我們不該因此把私有制帶來的人禍歸結為生產力所致而拒斥生產力的發展，相反，我們應當把我們的希望建立在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上，因為只有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才是私有制走向死亡的現實基礎。

換言之，共產主義制度就是要揚棄私有制在個人能力發展上的不平等性、片面性和對立性（即摒棄個人的發展以犧牲他人的發展為條件的社會狀況，而不是扼殺個人能力的發展），為每個人的能力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提供更為廣闊的條件。提倡個性的豐富性是共產主義的應有之義。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當然，這種社會制度必定是以社會生產力充分發展，社會財富極為豐富為基本條件的。所以，馬克思主義認為，共產主義不是對人類文明成果（其中大部分是在私有制的社會中取得的）的全面拒斥，而是積極地對之有批判、有選擇的加以吸收，並在此基礎上更好地加以發展。

粗陋的共產主義不顧社會歷史條件，片面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狹隘平等，乃至提倡人人一模一樣，否定人的個性的千差萬別。馬克思主義把共產主義理解為在生產力充分發展的前提下，每個人在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基礎上，實現平等的社會形式。共產主義是與先進生產力內在聯繫在一起的，沒有先進的生產力就不會有共產主義。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每個人自由地發展自己，並以自己的發展構成社會進一步發展，從而使人的個性與人的社會性、個人發展與社會進步、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達到和諧的統一。

## 馬克思恩格斯對無政府主義的批判—— 批一種至今仍流行的思想

無政府主義是一種在今天仍具有可觀影響力的政治哲學和實踐方案，在許多國家的許多知識左派和青年群體中，無政府主義仍然是他（她）們的政治信條和行動指南。無政府主義甚至和後現在主義思潮合流，成為一種既是政治無政府主義又是認識論無政府主義的綜合物，不僅反國家機器、反權威和權力、反一切中心和任何系統組織，而且高唱價值多元、真理多元，其結果是既無力改變任何既存秩序，又導致價值錯亂，是非蕩然，可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無政府主義就其實質，是一種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發生惡劣影響的非科學的共產主義思潮。這種思潮把國家作為社會不公正、不合理的基礎予以摒除，把權威當作社會的禍害和人的自由的破壞者予以拒斥，把密謀和恐怖活動視為革命的基本手段予以張揚。

在西方，無政府主義雖是近代的產物，但其思潮淵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無政府主義」一詞源

於古希臘文Anarchia，意思是「無權力、無秩序的社會狀態」。無政府主義指的就是一種不要任何統治者的社會主張。

據考證，西方近代第一個提出無政府主義思想的人是英國學者威廉·葛德文。葛氏於1793年發表《政治正義的探究》一書，提出人類應該著手取消一切形式的政府，而完全依賴個人自發的善意和正義感。他不僅把政府，而且把任何形式的強制性組織視為邪惡，一如今天的某些後現代主義者的主張。被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過的德國思想家M.施蒂納在1845年出版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認為「唯一者」即利己主義的「自我」是一種不受任何約束的超人。由此出發，他反對一切來自「自我」之外的東西，無論是共同的政治理念、道德、法律，還是什麼。施氏的這部書被人稱為「無政府主義宣言」，他也被認為是「現代無政府主義的先知」。不過，真正作為一種政治思潮的無政府主義，則肇始於浦魯東。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浦魯東系統地提出了無政府主義的理論，並使這種理論成為一種國際性的社會思潮，因而他被人們稱為「無政府主義運動之父」。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巴古寧把浦魯東的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嫁接起來，再加進其他各種思潮，拼湊成一個無政府主義綱領。在十九世紀和廿世紀之交，克魯泡特金把無政府主義思想推向

一個新的階段，成為當時無政府主義的主要理論家。

無政府主義的基本特徵之一，是它把國家作為社會不公正、不合理的基礎，予以極端的摒棄。恩格斯曾就此進行具體的描述與揭示，他說：「巴古寧有一種獨特的理論—浦魯東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混合物，其中主要的東西就是：他認為應當消除的主要禍害不是資本，就是說，不是由於社會發展而產生的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階級對立，而是國家。巴古寧硬說國家創造了資本，資本家只是由於國家的恩賜才擁有自己的資本，因此，既然國家是主要禍害，那就必須首先廢除國家，那時資本就會自行完蛋。」

無政府主義對國家與經濟、階級之間關係的這種錯誤理解，表現出它對國家態度的非歷史性質和對國家消亡問題的空想性質。因為單純地反對國家而不解決國家賴以建立的經濟和階級基礎，並不能切實地實現私有制國家的滅亡，只能使共產主義運動偏離現實方向，走向激進和不切實際的虛幻之途。

馬克思主義雖然也主張消滅國家，但同時又明確指出，這個目標的實現是以無產階級進行社會革命，改變社會經濟生活，消滅階級和不合理的社會差別為基本前提。

無政府主義甚至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它認為；只要是國家，無論是哪個階級的，都是對自由的限制，都是反動的。馬克思主義則指出，以無政府狀態來取代私有制國家，是一種毫無可行性的空想。馬克思說：「只要其他階級特別是資本家階級還存在，只要無產階級還在同他們進行鬥爭（因為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後，無產階級的敵人和舊社會組織還沒有消失），無產階級就必須採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無產階級本身還是一個階級，如果作為階級鬥爭和階級存在的基礎的經濟條件還沒有消失，那麼就必須用暴力來消滅或改造這種經濟條件，並且必須用暴力來加速這一改造的過程。」這裡，馬克思很明確地說明了革命後無產階級政黨即共產黨專政或一黨執政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所說的「暴力」就是指政府公權力或政府的政策。

恩格斯也曾根據巴黎公社存亡的教訓說明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存在的必要性，他說：「我們始終認為，為了達到未來社會革命的這一目的（按，即國家消亡）以及其他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階級應該首先掌握有組織的國家政權並依靠這個政權鎮壓資本家階級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組織社會。」如果按照無政府主義所說的，在無產階級取得革命成功以後就

廢除國家，以無政府主義代之，那麼「整個勝利最後就一定歸於失敗，工人就會大批遭到屠殺，巴黎公社後來的情形就是這樣」。

無政府主義者和今天的某些後現代主義左派還主張以一種小規模的地方性互助組織來取代國家組織，他們認為大規模的社會組織會使人感到壓抑、外在和限制。其實，近代社會發展的一個基本特徵就是打破地方的界限，使各地區的歷史逐步成為世界歷史，主張小規模的地方組織根本就是歷史的反動。何況，共產主義不是某個地區的私事，它是全人類的事業。無政府主義和某些後現代主義左派所嚮往的那種「共產主義小社群」是與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和趨勢相背離的，是一種小國寡民的桃花源夢。

無政府主義的基本特徵之二是它對權威和權力的極端否定。巴古寧認為，權威和國家一樣，都是人類的禍害。他說：「一切權威都是虛假的、專橫的和極其有害的。」在他看來，權威是與虛偽和壓迫直接相連的，是與人的自由水火不容的東西，只有遠離權威，個人的自由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社會才能取得真正的進步。在他們眼裡，權威以及與權威相聯繫的任何東西，諸如元首、領袖、領導、集中、統一……等等，統統必須予以摒棄。他們甚至

連無產階級的革命權威也仇視。恩格斯曾批評說：「巴古寧派對什麼一不如意，他們就說，這是權威的，以為這樣一來就作出了永遠的判決。」

馬克思主義認為，權威及與之相關的服從，作為社會生活中的一種普遍的要素，是和社會發展的客觀狀況有機聯繫著的，人類社會是一個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系統構成的系統集。系統的整體性、結構性等特點決定了社會組織中權威與服從存在的必要性。

誠然，馬克思主義也反對那種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與人民大眾真實意志相悖的權威，但是與無政府主義不同，它認為，這種權威的消除並不能停留在權威本身的層面上。對作為結果和現象的否定必須以對原因和本質的消解為現實前提，而對原因和本質的消解又必須是隨著社會的現實發展，通過革命的實踐活動來實現。同時，革命的實踐活動本身必定是一種與私有制為基礎的權威相對立的權威。恩格斯同樣曾藉巴黎公社為例毫不客氣的批判道：「那些先生見過革命沒有？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獲得勝利的政黨如果不願意失去自己努力爭得的成果，就必須憑借它以武器對反動派造成的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面對資產者沒有運用武裝人民這個權威，它能堅持哪怕一天嗎？反過來說，難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公社把這個

權威用的太少了嗎？」無產階級在革命鬥爭中必須運用權威（權力與暴力）的力量才能實現反對資產階級的勝利。革命時期是這樣，革命勝利以後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仍然是這樣。這種革命的權威不是與人民的意志相背離的，反而是人民自由意志的真實體現，是人民最終擺脫外在於自己自由意志的各種不合理權威的基本手段。否定這種革命的權威，其實質只能是對人民自由意志的壓制，而不是對人民自由意志的張揚。

從哲學的角度來看，權威與自治、集中與自由之間存在著對立統一的聯繫。失去任何一方，另一方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意義。無政府主義試圖追求離開權威的自治和脫離集中的自由，這就注定了其社會理想在實際社會生活中破產的命運。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是與自治相吻合的權威，在自由基礎上的集中，認為這是推進社會走向共產主義的基本手段之一。

無政府主義的基本特徵之三是它對密謀活動的特別青睞。無政府主義推崇「用行動宣傳」的信條。不過，這裡的「行動」並不是作為社會發展過程的歷史實踐活動，而是密謀性的暗殺恐怖活動。它認為，密謀性的恐怖活動是一種反抗整個專制主義制度的有效手段，甚至是被壓迫者唯一可以用來對抗國家暴力的手段。

實際上，密謀性的恐怖活動與無政府主義之間存在著必然的內在聯繫。因為，在無政府主義看來，動員人民起來革命就是使一系列個人失去自由來服從統一的意志，違背了放棄一切權威的基本信條，所以，唯有個人獨立的反抗資產階級的鬥爭才是真正意志自由的革命行動。然而，這些恐怖活動一方面使那些人民的敵人膽戰心驚，另一方面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則沒有絲毫的觸動。

與無政府主義的密謀相反，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事業是無產階級乃至全體人民的事業，而絕非某些人的個人行動所能成其事。密謀性的恐怖所作用的只能是社會的表象，而對社會大廈的支柱則毫不觸犯，難起作用。從歷史和現實看，無政府主義製造的種種恐怖活動，如果說在十九世紀還曾得到大眾的廣泛同情與支持，那麼在現代，已經為越來越多人所反感和厭棄，因為它非但不能對社會進步發揮什麼積極的作用，反而時時對無辜的生命構成威脅。當然，在這裡須提醒的是，伊斯蘭恐怖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恐怖活動在本質、歷史和作用上是應加以區別的。此處無暇申論。

從哲學的角度來看，無政府主義把革命的希望放在個別革命者的恐怖行動上，完全是唯心史觀在革命

問題上的表現。他們把個別傑出人物看作創造歷史的主體，而忽視了人民大眾在創造歷史中的決定性作用。與此相反，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才是世界歷史的創造者。馬克思指出：「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共產主義作為社會的現實運動，作為人民的解放進程，是一項深刻而廣泛的社會革命，它不僅與人民的利益休戚相關，而且只有在人民大眾把它作為自己的事業，積極參與其中，才能得到推進。

## 【 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是不是社會主義？ 】

要回答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是不是社會主義的問題，首先必須釐清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的概念及其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在作這樣的釐清工作之前，我們不妨先下結論說，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曾經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然而演變至今已完全與社會主義的本性相違，成為一種與新自由主義沒有原則分歧的主張。

社會民主主義一詞最早出現在1848年歐洲革命時期。當時馬克思恩格斯和共產主義同盟的成員，曾經作為激進的一翼參加這次民主革命，設想要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且為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創造條件，因此曾自稱為社會民主主義者或社會民主黨人。

不過，由於同一時期歐洲也有一些激進民主主義者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自稱社會民主主義者，這些人至多只是對工人階級懷有模糊的同情，更多時候是用社會民主主義的空話來掩蓋自己的特殊利益，欺騙工人。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革命失敗後不願再用社會民主主義這一名稱來表述

自己的觀點，而是寧可自稱為共產主義者。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後，歐洲各獨立的工人運動和工人政黨陸續發展起來，但仍然舊襲用了社會民主主義一詞，例如德國的拉薩爾派和倍倍爾領導的愛森納赫派也都把自己的組織命名為德國社會民主工黨，之後兩派合併改稱為社會民主黨，這個黨名一直沿用至今。在那時以後，各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通常也都命名為社會民主黨或社會民主工黨（或直稱為工黨）。在這一時期，社會民主主義的概念一般被當作社會主義的同義詞使用，它同時也表明爭取民主也是工人政黨的一項重要任務和實現社會主義的前提。

當時的社會民主主義概念主要包括工人階級組成政黨，取得政權，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消滅剝削。這是當時所有社會主義黨派共同接受的主張。不過，關於用什麼手段取得政權卻存在很大的分歧。這是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雖然強調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卻也沒有從原則上排除和平取得政權的可能性。加之自從巴黎公社失敗以後，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人認識到由群眾突然發動襲擊以奪取政權的策略已經不靈光，社會主義政黨有必要通過長期的合法鬥爭積蓄力量，等待合適的時機才能成功地發動革命。

因此，當時第二國際各工人政黨的日常工作主要是議會的選舉，議會內鬥爭以及工會鬥爭，但是關於如何把日常鬥爭和最終目的結合起來，亦即如何從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的合法鬥爭轉向推翻這一制度的而且多半要依靠暴力革命的策略，它們並沒有提出自己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各黨派內部對於取得政權的手段出現分歧是十分自然的事，最終導致某些社會民主黨派過分熱衷於資本主義範圍內的改良主義，實際上已放棄了社會主義最終目的。

總之，社會黨內的各派一直仍舊籠統地使用社會民主主義這一概念來表述黨的思想和理論，但各自對於這一概念的理解和運用已大相逕庭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寧曾指責支持帝國主義戰爭的社會黨領袖「背叛了社會民主主義」。直到1917年4月，列寧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政黨應當拋棄社會民主主義，改稱共產黨。從此以後，在共產國際及其各成員黨的文獻中，社會民主主義成為一個貶稱，成為右傾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同義詞。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各社會黨開始把民主社會主義當作社會民主主義的同義詞普遍使用。這樣做首先是為了突出他們主張的民主主義的性質，突出它們與布爾什維主義（即蘇聯共產黨）的分歧與

對立。直到那時，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內容仍然是主張用和平的、漸進的方式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反對暴力革命，提倡一般民主，反對無產階級專政。

從社會民主主義到民主社會主義當然不僅是一個更換名稱的問題，而是也意味著社會黨的理論和政策的變化和發展。如前所述，起初社會黨是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創立的，是承認科學社會主義的首要指導性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時期的社會黨基本上也沒有否認這一傳統，許多黨仍舊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黨。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民主社會主義卻主張世界觀的多元性，認為社會主義的思想根源和理論基礎是多元的，否定了馬克思主義是唯一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並堅決反對列寧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既然拒絕了科學社會主義，也就不再根據資本主義本身矛盾的發展規律來論證社會主義勝利的必然性，而是認為社會主義是一些基本價值（例如自由、平等、公正、互助等等）的實現，並且以這些價值為尺度來批評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病。這就是產生於十九世紀末而盛行於二十世紀的倫理社會主義的基本內涵。簡言之，當代民主社會主義已不再認為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歷史的必

然」了。1997年英國工黨決定修改黨章第四條，取消其中關於公有制的主張，不再堅持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主要標誌，突出地說明了民主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觀念方面的這一根本性倒退。過去，歐洲社會黨的某些領導人和理論家還不時強調社會黨的改良主義是「變革制度」的改良，而不是「維護制度」的改良，但一旦在所有制問題上走出這樣決定性倒退的一步，再說什麼「變革」和「維護」制度的差別，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 當代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關係

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這兩個概念，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是可以相互替代使用的。不過，就這兩個詞的本義而言，還是有區別的。

首先，歷史上的社會民主一詞的德文是Social-demokratie，既指社會民主黨，又指社會民主主義。而民主社會主義在德文是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其中的「民主」是形容詞，主體是「社會主義」，表示仍舊以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為目的。相比之下，社會民主主義則意謂「社會」一詞是形容詞，「民主主義」才是主體，即表示不再企求以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為職志，而標榜以民主主義為追求的目標。

前蘇聯解體後，1992年9月「社會黨國際」在柏林召開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曾就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這兩個概念展開辯論，最後多數意見認為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垮台，已使「社會主義」一詞大大喪失信譽，因此反對繼續使用「民主社會主義」概念，主張用「社會民主主義」一詞來表述

各國社會黨的理論和實踐。

這就是說，社會黨要把現存社會改造得更好一些，卻不想用另一種經濟社會制度來取代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認為，民主的工人運動已做到在西歐資本主義工業國家中，使資本主義改變成一種受到社會節制的、開明的和溫馴的資本主義。同時，他們相信從理論上講可以容許人們假定有可能實現一種不再主要依靠剝削人的勞動力的資本主義經濟。這種天真的設想其實就是避開以生產為主的實體經濟，轉而寄希望於賭博詐騙性的金融虛擬經濟。然而，發生在2008年的美國金融風暴，已經證明這種高來高去的「資本戰爭」的詭詐、脆弱與危害之巨了，它不僅拯救不了資本主義，反而充分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終必沒落的徵兆。

其實，自從社會黨作為工人階級的政黨形式之一參加議會選舉和鬥爭以來，它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政黨之間的關係始終是既有鬥爭又有聯合。目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黨的主要對手是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政黨，然而雙方的分歧已經模糊不清，這主要表現在，第一，社會民主黨已對現存國家性質完全認同，它與新自由主義政黨在維護民族國家利益上是一致的，只有政策上的差別，沒有原

則上的分歧。第二，社會黨已不再主張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而是主張不分比例的混合經濟制，在這一點上與新自由主義政黨也沒有根本性區別。第三，新自主主義政黨主張大幅削減社會福利，社會黨儘管希望維護福利國家，但面對嚴峻的經濟現實，也不得不接受某些削減。

從以上三點看來，可以說從前把社會黨與自由主義政黨區別開來的「大」的政治主張和概念，已經不再存在。「社會主義」政黨已與新自由主義政黨日益「趨同」。社會黨既然已經放棄以社會主義作為制度來替代資本主義的目標，實際上也就成了當年伯恩斯坦所主張的「有組織的自由主義」的政黨，也就是說他們向自由主義政黨趨同是有深層次的歷史淵源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社會黨，實際上已不再強調自己是階級的黨，而是以「人民黨」（或「全民黨」）自居。這一情況主要是由於多黨議會制民主的競爭規則要求社會黨變成一個「選票黨」（或「選民黨」），即以爭取盡可能多的選票（選民）為目標的黨，同時也反映了西歐發達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傳統工人階級日益縮小，新興工人階級日益擴大；傳統工人運動日益削弱，新興社

會運動日漸強大。社會黨對這種變化的觀點卻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政黨一致，將新興白領工薪階級視為新興「中產階級」而排除於工人階級隊伍之外，沒有認知到其實白領工人的形成是工人階級內部結構的變化和工人隊伍的擴大。認知的偏差決定了社會黨理論和實踐的最終偏離社會主義道路。

新興白領工人階層固然存在思想上日益個人主義化，缺乏團結意識，對社會主義不感興趣等潛在問題，但這些都不是不會改變的，不管怎麼說他們依然是受剝削的高收入勞動者，在資本市場全球化和上次金融風暴中，他們同樣不免成為受害者，而且受害更大更深。未來只會隨著資本主義制度日益暴露其致命本質而促使白領工人和傳統工人走到一塊兒，發展出新型的無產階級意識和新型的工人階級運動，再度成為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要推動力量。

社會黨最新的發展是拋出所謂「第三條道路」，這個說法本身就充分表示社會黨已不再打算提出全盤替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方案。國際左翼輿論的一般看法也認為「第三條道路」其實是社會民主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一次新的妥協，這種妥協的徵兆早就表現在吉登斯主張目前的世界是一個「除了資本主義別無選擇」的世界這一見解之中了。

## 中國還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

中國大陸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開始了改革開放，迄今已三十餘年。三十多年來，關於「改革開放」的性質，一直存在著爭議，特別是1992年之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貫徹實施，更惹起理論和實踐上的普遍質疑，「中國還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嗎？」這個問題本身就已隱含了否定中國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台灣更是上自大學教授下至市井小民，包括所謂的左派知識份子，都不假思索人云亦云的一口咬定中國大陸已是資本主義復辟的社會。許多人作出這種論斷的根據都是個人經驗的感性式反應，諸如城市的繁榮、商品的充斥、穿著的時尚……等等，總之大有將「現代化」等同資本主義的意思。知識分子的論斷依據也高明不到哪裡，不外是貧富的兩極化、私營企業大幅增加、貪腐現象嚴重……等等表象化的觀察。

在國際上，情況有所不同，對於中國還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意見相當分歧，有人認為中國已算不上是社會主義國家，有人認為從本質和諸多措施來看，中國當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進入廿一世紀以來，特別是影響全球的美國金融危機以來，認

為中國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在全球範圍內越來越多，這多半是從美國式資本主義和中國式社會主義的對比中，得出的結論。

在國外，特別是在西方這樣的資本主義發達地區的左翼知識分子中，有不少人堅持認為中國已經資本主義復辟，尤以托派和毛派知識分子居多，許多這類的觀點發表在普為台灣左派知識份子知曉的《每月評論》和《新左派》上。有意思的是，托派和毛派這兩個馬克思主義陣營中的死對頭，在對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觀點上，竟然不約而同的走到了一塊兒。

這類否認中國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觀點，通常預設的將中國推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更多地應與計畫經濟相聯繫，而不是與市場經濟相聯繫。因此，他們認定中國的做法無異於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或國家資本主義階段。他們相信，除了遵循資本原始積累的殘酷邏輯，中國將別無選擇地走上資本主義經濟的道路，而且在資本全球化的格局下，必將依附於美國的政治經濟。

但是，如上所已指出的，越來越多的各國知識分子

並不同意那種認定中國已經走資的「左派」和右派觀點，紛紛提出頗有見地的反駁意見。這些意見大致如下：

那些否定中國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人，通常是自覺或不自覺將前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模式和中國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特別是文革時期的社會主義實踐模式對比於中國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而作出的論斷。可他們自相矛盾的是，通常他們也並不承認蘇聯模式和中國文革模式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當然某些僵化的毛派一味認定文革模式才是社會主義正途）。不管怎麼說，可以明顯看出這類否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觀點的共同之處是未將「現實社會主義」和「經典社會主義」區分開來，他們要不是以「經典社會主義」去論斷「現實社會主義」的失敗和挫折，要不就是用「經典社會主義」去評判「現實社會主義」算不算社會主義，完全照搬經典理論的「設想」去構建只存在於他們大腦中的那種脫離國情、脫離現實條件、脫離人民願望、脫離時代背景的「社會主義」，而且以這種不具備馬克思恩格斯一再闡明強調的實際前提條件的「空想的社會主義」，不負責任的去否定具體存在的「現實社會主義」。然而，即使在以這種「經典社會主義」去對待「現實社會主義」的時候，他們同樣會可笑地暴露自相矛盾，例

如，對待在本質上和性質上相同的古巴政權和中共政權時，他們一貫指稱中共「不民主」卻從不說古巴不民主。古巴和越南也正在追隨中國搞「改革開放」，他們卻從來不追問古巴和越南還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

否定中國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另一個大誤區是認定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同調，堅信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專利，誰要搞市場經濟誰就是遲早要走上資本主義這條不歸路。這個盲點的存在，使那些堅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人，看不見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中具有的某些根本性的社會主義基因和元素，否認許多具體措施的社會主義性質。例如，看不到或不承認共產黨一黨執政對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提供的保障作用，忘記了馬克思一再強調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國家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必要手段，一個勁兒的與資產階級右派同聲一氣指稱中共「不民主」。他們不自覺的以形而上學的觀點將「民主」理解為抽象的普遍的東西，無視於民主的歷史性、具體性和現實實踐性，從而無從區分資產階級多黨專政的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少數民主和無產階級一黨專政的多數人統治少數人的多數民主。又如，看不到或忽視中國政府免除數億農民稅賦的巨大進步

性和解放性的歷史意義；看不到或有意忽視中國實施全世界最進步的《勞動合同法》對中國工人階級主人公地位的促進和鞏固作用；看不到或不承認中國政府在平衡地區、城鄉差距上所作出的諸多巨大努力；看不到或刻意忽視中國政府在拉近貧富差距上所採取的種種財富重分配政策與措施；看不到或有意淡化中國在社會保障、勞動保障以及工會政策上所採取的日趨完善的建制；看不到或有意扭曲中國在三農問題上所投注的心力和資金；看不到或不了解金融體系國有化和土地全民所有制對中國總體經濟發展的有效穩定和保障作用，正是這種作用使中國獨一無二的避免了全球金融風暴的衝擊。他們只看到中國國有企業的比例下降到28%，卻無視這28%國有企業在總體經濟結構中所占據的主導性和戰略性位置；他們只看到中外私有企業在巨幅增加，卻故意避談或根本不知道數以千萬計的形形色色集體所有制企業也在遍地開花。他們不知道或視而不見現有的國有企業和公有控股企業及多種多樣的集體所有企業三者相加占總體經濟規模的68%以上。這怎麼能說中國已不是社會主義國家？

所有以上所指出的社會主義表徵，都充分說明以無產階級和工農聯盟先鋒隊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確是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思想，在不斷的探索實踐中

認真地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努力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注入社會主義元素。

##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何以成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首先表現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此，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的關係，就是必須給出具說服力的答案的問題。在質疑中國是否社會主義國家的眾多提法中，最常見也是最基本的一項觀點是認為市場經濟只跟資本主義有關連，而與社會主義形同水火。長時期以來甚至認為「市場」就是資本主義經濟行為的化身或同義詞，因此相信社會主義一旦也搞市場經濟就無異自取滅亡。許多左翼知識分子正是據此而認定中國搞的市場社會主義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然而，真的市場經濟僅僅產生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嗎？事實並非如此。

馬克思曾指出形成市場經濟的商品交換實際上「是在共同體的盡頭，在它們與別的共同體或其成員接觸的地方開始的」，就是說早在原始共產主義的部落經濟時代，部落之間也已經在交換彼此的多餘產品了。不過，這種原始的通常是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換」活動未必會影響部落內部的自然共產經濟形式，即共同體的內部持續維持著非市場經濟秩序。例如，早期台灣原住民部落與漢人或荷蘭人定期定

點進行以物易物的交易活動，但部落內部仍然維持非市場經濟的秩序而排斥交換形式的經濟活動。這種情況的存在表明亞當·斯密所指稱的市場經濟是人的本性中所具有的「交換偏好」的必然結果的說法，也是站不住腳的。

所以，我們充其量只能說，當代以個人主義和市場依存性為表徵的「市場經濟」才是與資本主義相聯繫的，而不是市場經濟本身專屬於資本主義。從市場經濟的廣泛歷史性來看，絕不能說生產資料私有制是市場經濟產生和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前提。事實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商品、貨幣、資本等範疇進行一般分析時，並未涉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而是將這些範疇歸入純粹的流通理論。可以看出，在馬克思眼裡市場經濟的基本結構具有比資本主義更古老廣泛的歷史性。可以說，這種認識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和實踐提供了重要的基礎，即認為在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通過吸收市場經濟的調節作用和激勵機制，能夠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把資本主義經濟等同於一般市場經濟，顯然是對兩者的歷史性差異未加區分所致，而基於這種對市場經濟的狹隘理解，就去僵化地否定中國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實踐的意義和可行性，從而作出市場經濟化與公有制相矛盾，中國只能走向資本主義的論斷，只能說他們暴露了自身理論的局限性，而這一局限性受制於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看作最終經濟秩序並加以絕對化這種意識形態的束縛。

不少等而下之的否認中國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僅僅是由於看到中國引進部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允許部分私有制企業存在，就認定中國已是資本主義國家，照他們這種認識邏輯推演，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事實上也存在部分國有企業和國有土地，那不也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了？然而，他們對這些國家並沒有如此以下結論，為什麼？因為在這些國家裡的部分公有制企業和土地，只不過是充當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補充罷了。難道私有制企業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角色不也應該看成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補充嗎？

時至今日，特別是在美式資本主義引爆全球金融風暴，而唯獨中國經濟仍屹立不搖之後，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已對全世界的思想家和一切進步分子提出了挑戰，迫使他們不得不重構自己的思路和理論，以回應中國的巨大成就和解釋這種前所未有的由中國開闢的社會主義模式。

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西方有人很形象的這樣形容：它是看得見的手（國家權力）和看不見的手（市場規律）相互融合之後所產生的一種嶄新的獨立經濟形態。這種特殊的政治經濟體制在西方的教科書上完全空白，所以它有可能不是過渡和暫時的，而可能是相對獨立的和持久的。如果中國能夠按這種嶄新模式持續發展下去，那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終將取得全世界的認同。

可以這麼說，當外國學者習以為常的用西方的學術規範和概念來看待中國現實問題時（台灣學界不也是這樣嗎？），突然發現西方的理論框架難以解釋中國的現實，近三十多年來中國的超常發展導致一些流行的西方理論正在不斷地被顛覆、被證偽。這個事實說明中國用以指導實踐的是另一套理論，這一點已為大多數西方學者所承認。一般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眾多發展中國家乃至已開發國家提供了一條可以取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即帶有各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這種社會主義，既須躋身於資本主義世界，又不能放棄社會主義的基本結構；既要同資本主義世界打交道，又要確保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復辟；既要利用資本主義的經驗，又要克服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總之，許多西方學者已經相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種新版的馬

克思主義理論，不僅系統地回答了像中國這樣經濟社會比較落後的國家如何在世界歷史的大背景下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而且正是這種新版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顛覆著西方經久不衰的傳統理論。

## 民主問題，誰的民主？——資產階級民主專政與無產階級民主專政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重要基石是無產階級專政，即通過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執政所體現的多黨合作制人民民主專政，具體的運作範式是民主集中制。之所以通過共產黨實現專政，道理很簡單，無產階級作為一個人數龐大的階級群體是難以操作專政的，只有通過其政治組織即共產黨或工人階級政黨才能遂行實際的專政。這在資產階級專政也是一樣的，必須通過資產階級的政黨，才能有效遂行其階級專政。可見，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都是民主體制，不過是兩種在形式和本質方面都不同的民主。

可為什麼總有人說中國（或中共）不民主呢？當人們這麼攻訐中國的政治體制時，事實上是預設了一種自以為是的民主標準，這個標準就是西方式的而今以美國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它的表現形式是多黨競選、代議政治和普選（或稱直選）。這種民主體制最終是以二個或三個主要的資產階級政黨通過選舉而輪替執政來呈現的階級專政，即實質上是資產階級少數統治非資產階級多數的「少數民主」。

這種階級專政體制源自十八世紀英國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憲政學說和法國大革命所最終體現的資產階級民主體制。直到二十世紀初即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建立無產階級民主專政體制，才在世界歷史的大進程中呈現了兩種民主體制並存的現象。

台灣所實行的民主就是這種西方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民主體制。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自認這種形式的民主是「普世價值」，並樹立為標準，區分誰民主誰不民主。批判的看，這種所謂「普世價值」的民主觀，不僅是西方中心主義的，而且是階級本位的，是資產階級為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體系和鞏固本階級的既得利益而製造的一種民主霸權意識形態。受這種意識形態束縛的人們去看中國以人民民主專政表現的無產階級專政，當然就是「不民主」的，當然就無從認識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所實施的是工農無產階級多數統治非無產階級少數的「多數民主」，就無從理解共產黨一黨執政多黨合作的「民主集中」式的新型民主模式。

目前，在新的歷史條件和具體國情下，中國正在著手完善這種異於西方主流資產階級民主專政的新型民主專政模式，例如在全國數以萬計的農村實施村領導幹部的直選，總數達七、八億的農村公民直

接參與了這項民主工程，僅就這個人口數字的量而言，它所意謂的歷史意義和民主價值就是空前巨大的。再如中共在黨內民主的建設方面，也正從向「集中」傾斜改為向「民主」傾斜，經由制度的建立和實踐的規範，努力體現「民主」與「集中」的辯證平衡關係，展現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民主的優越性。

有人質疑說，資產階級民主專政可以體現為多黨輪替執政，為什麼無產階級民主專政就不能呢？關於這個問題的要害在於：「多黨競選」機制設計本身就是有利於資產階級政黨而不利於無產階級政黨或社會主義政黨的。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民主黨最終只能不斷將自身修正為資本主義同路人，才能在「選舉政治」和「選票政治」的機制下躋身其中，就是活生生的歷史教訓。可見，如果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搞「多黨競選」，其結果必然是有利於非無產階級政黨的抬頭，有利於資本主義的復辟。

實際上，不少外國學者相信以共產黨執政為表現形式的中國無產階級專政，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三十多年來的出色成就提供了保障，很難設想沒有共產黨執政的中國能保證未來的經濟社會持續在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下高度發展，特別是美國式資本主義金融體系一再發生危機的制度優劣對比情勢下，更為如此。

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外國研究者和觀察家發現中國式民主制度正在成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種新模式。他們發現，與西方民主強調競爭和參與不同，中國民主強調人民當家作主。受西方民主意識形態左右的人習慣於把多黨競爭的代議制民主看作是最終的目標，然而當今中國實施的改革了的民主集中制證明才能夠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權利，而不是競爭性的多黨民主制。

歷史是開放的，民主政治更是一個本質上的開放體。民主政治可以而且應該具有多種形式，發展民主政治的途徑也是多種多樣的。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絕西方式民主，但同時又積極努力根據實際情況來發展中國自身的民主的道理。

## 階級問題：階級、階級鬥爭、階級政治 ——工人階級衰退了還是擴大了？

最近幾十年來，西方社會學主流普遍認為階級已經衰退甚至不存在了，而最近十多年來西方的新馬克思主義和後馬克思主義也主張去階級化而代之以激進政治的多元化新社會運動。受西方思潮強烈影響的非西方社會也普遍接受上述這些觀點。否認階級鬥爭和階級政治成為長時期以來的理論時尚。

當然，理應看到，由於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生產和資本的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教育水平和工資水平的不斷相對提升，當代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階級結構一直處於不斷的調整和變動之中。這是客觀事實也符合資本主義生存和發展的本性。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盪，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是資產階級支配的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

然而，包括白領工人大量產生和藍領工人相對減少這個事實，並不能否認他們都是依靠或主要依靠向資本家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作為謀生的手段，他們直接或間接創造的剩餘價值依然被資本家階級所無

償占有。即使資本家按照勞動力價值的增長，給予工人的工資有了一定增加，使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有所改善，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工人階級受剝削、受壓迫的狀況。對此，馬克思指出：「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財產多一些，不會消除奴隸的從屬關係和對他們的剝削。同樣，也不會消除現代雇傭工人的從屬關係和對他們的剝削。由於資本積累而提高的勞動價格，實際上不過表明，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為放鬆一點。」可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和鬥爭，具有深刻的經濟必然性，是取消不了的。

這個問題涉及怎麼理解和看待階級問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階層分析與非馬克思主義階級階層分析的本質區別在於，後者從根本上否認階級社會中的生產關係（特別是所有制關係）是階級差別存在的社會根源和決定性因素，而僅從人們的教育程度、職業技能、收入和財富水平、社會聲望、權力地位、消費方式與檔次等表層或派生的文化特徵來區分和描述社會階級和階層，並且把私有制、資本和剝削階級的特權以及階級差別的存在，看成是理所當然，永恆存在的，要不就乾脆否認階級的存在。

這個問題還涉及怎麼理解和區分階級、階層和社會群體三個概念。階層通常是指階級內部的不同層次或組成部份。階層分析則是在階級分析的基礎上，對社會各階級內部的階層狀況展開進一步的具體研究。階層有時也特指階級歸屬尚不明朗，或居於兩個階級中間具有暫時性和過渡性特點的社會集團。社會群體一般是指不具備特定的階級或階層屬性，但具有某一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或文化的，乃至自然的或生理上的共同特徵的人群，例如種族、族群、宗教、婦女、老年、青年、兒童等等，它可以主要存在於某一階級或階層之內，但更多的是跨階級階層的，有時也指某個階級或階層的具體組成部份。

關於階級的起源，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會永遠存在下去，它們僅僅同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同社會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現及其存在相聯繫。對此，馬克思曾說：「當文明一開始的時候，生產就開始建立在級別、等級和階級的對抗上，最後建立在積累的資本和勞動的直接對抗上。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到現在為止，生產力就是由於這種對抗的規律而發展起來的。如果硬要說由於所有勞動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滿足，所以人們才創造更高級的產品和從事更複雜的生產，那就是撇開階級鬥

爭，顛倒了整個歷史的發展過程。」

可是，在西方的新馬克思主義和後馬克思主義看來，當今的社會結構中，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衝突、左派與右派的政治分野，已經不重要。他們認為與大工業相聯繫的傳統工人階級已經不復存在，當代工人階級已經變化，白領知識勞動者成為工人階級主體，鼓吹階級不是所有權概念，而是文化概念，主張拋棄工人階級主體論，改採廣泛多元主體說。

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這類認知，主要建立在哲學上的後現代主義、方法論上的解構主義和政治上的多元主義，總結為去階級化的多元社會結構理論，提倡以「權力抗爭」取代「階級鬥爭」，以「身份政治」取代「階級政治」，強調的是去階級化的大眾多元新社會運動。

所有這些主張最後集中在關於新興知識勞動者群體的性質的爭議。

按馬克思對工人階級的定義，凡是不占有生產資料、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人，即雇傭勞動者，簡言之掙工資的人，都是工人階級。按這一定義，現在

90%以上的人口都是工人，大學教師、中小學老師、非獨立執業的醫師、律師、建築師、演員、記者、企業管理人員和其他高級技術人員都包括在內。不過，西方的新馬克思主義者卻認為他們雖不占有生產資料，但賺很多錢，按主流社會學定義不能算是工人階級；而且認為，這些占工人人口大多數的新興知識勞動者群體是多樣的、分化的、需求和利益各不相同，不可能像傳統工人階級那樣組織成為整體的階級力量，因此必須把他們從工人階級中分割出來，視為一種獨立的新中間階級。試圖以這一新階級為基礎，創造一種適應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新的反資本主義社會力量——新社會運動。

針對知識勞動者或腦力工作者在當代大幅增加這一階級結構的新變化，於是有了「新中間階級」或「知識階級」概念的提出和相關討論。如果說西方一些學者將知識作為生產資料並以之作為階級劃分標準的話，那麼這一問題就可轉化為生產資料如何科學定義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認為知識雖然是創造價值所不可缺少的條件，但並不是一種生產資料，它只有在同生產資料相結合，並共同由勞動者所使用之時，才能構成為創造價值所必需的條件。也就是說，「新中間階級」或「知識階級」並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擁有所謂的「知識生產資料」的「知

識階級」事實上是不存在的。而且，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知識勞動者群體不僅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同時也不從屬於某個特定階級。根據這一群體中與生產資料和剩餘價值的聯繫程度，該群體其實分別從屬於不同的階級，其中大部分仍然從屬於工人無產階級。事實上，腦力工人階級數量的增長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規律和必然結果，所以從事腦力勞動的雇傭工人多半只能依然是與資本家階級對立的工人無產階級的一部分。

關於這一問題，馬克思說的很清楚，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提出了一個長期被忽略了的概念——「總體工人」。他指出：「隨著勞動過程本身的協作性質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一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一個器官，完成它所屬的某一種職能，就夠了。」馬克思還明確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恰恰在於它把各種不同的勞動因而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或者說，把以腦力勞動為主或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各種勞動分離開來，分配給不同的人。」於此馬克思強調：「這一分離也絲毫不妨礙這些人中的每一個人對資本的關係是雇傭勞動者的關係，是在這一特定意義上的生產工人的關係，所有這些人不僅直接從

事物質財富的生產，並且用自己的勞動直接同作為資本的貨幣交換，因而不僅把自己的工資再生產出來，並且還直接為資本家創造剩餘價值，他們的勞動是由有酬勞動加無酬的剩餘勞動組成的。」

因此，從總體上看，西方「新馬克思主義」或「後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不能真正說明當代社會的結構性演變的根本性質和根源，從而也無法像馬克思那樣深刻揭示當代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在政治上日益背離馬克思主義，日益趨向於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主流意識形態。事實上，新中間階級的所謂「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評」〉不可能具備工人階級挑戰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秩序的階級力量和政治能力；無中心的、多元的「新社會運動」在沒有階級主體支撐的情況下，只能是無政府主義的「一袋馬鈴薯」，不可能形成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威脅。

足見，只有復興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並據以分析當代的社會結構和階級狀況，以知識勞動者為主體的「新社會運動」才有可能擺脫多元主義虛假激進政治的窠臼，真正成為工人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軍，真正成為人類解放進步事業的組成部分。

過去廿年，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收入最高的階級日子過得比白領「新中間階級」和藍領傳統工人階級好得多。儘管窮人沒有變得更窮，但有錢階級卻變得更有錢。隨時都會引爆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可能吃掉很多富人的財產，以前所未見的方式摧毀他們的資產，但不分白領和藍領雇傭勞動者的恐懼更是日甚一日。今天國內的不平等和國與國之間的不平等正在同步發生，而且速度愈來愈快。民眾因不平等而引發的憤怒不再局限於極端的反資本主義或反全球化力量，嚴重的不平等感覺正向廣大的社會擴散。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再次引起廣泛的注意，就不是什麼新鮮事，而不過是在新的歷史階段再次得到確證而已。

## 關於台灣工人運動的出路——馬克思主義觀點

前面一章《階級問題：階級、階級鬥爭、階級政治——工人階級衰退了還是擴大了？》所作的描述和分析，在大多數情況下都適用於台灣的社會結構和階級變化。不過，需要進一步指明和分析的是，台灣廣大的雇傭勞動群眾即工人階級運動究竟處在一個什麼樣的歷史進程上？

根據馬克思主義觀點，雇傭勞動階級有一個覺醒和成熟的過程，它反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鬥爭也有幾個階段的發展進程：第一個階段是作為一個盲目的和客觀的「自在階級」而存在，只能進行一些零星的、分散的和消極的反抗。第二個階段是在啟蒙教育下逐漸覺醒，並開始由一個「自在階級」發展成一個「自為階級」的階段，懂得以各種形式組織起來，成立各種工會和政黨，進行一定程度的國際聯合，以謀求本階級在體制內的最大利益。第三個階段是由喚醒人民、積累力量、準備革命到領導和實行階級革命，也就是以暴力或和平手段奪取資產階級政權的階段。第四個階段是在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歷史條件下，實行階級專政，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政

治、文化和社會事業，為最終實現共產主義而創造物質基礎和社會條件的階段。

那麼，台灣工人階級運動的發展是在上述哪個階段上呢？根據台灣工人階級運動既有的實踐和現況，客觀的說是處於第二個階段上，而大陸工人階級運動的發展已經抵達第四個階段的初級階段。可是我們經常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台灣工人常不自覺的以為自己的發展階段比大陸工人階級還要進步，時不時的對大陸工人階級的現況說三道四。這是一種缺乏歷史認識和科學認知的結果。

台灣工人階級運動從第二個階段邁向第三個階段所遭遇到的最大障礙是國家認同和統獨之爭，對台灣工人階級來說，這是一個難於逾越而又必須逾越的障礙，否則就不可能展開對台灣資產階級的第三階段鬥爭。現在的麻煩是，台灣工人階級通常被統獨問題搞得昏頭轉向，莫衷一是，有的甚至被台獨誤導，忘其所以，而台灣資產階級基於自身利益，往往傾向於支持統一，以致於不少台灣工人因而對統一問題產生牴觸情緒。這對台灣工人階級運動的進一步發展不能不說是一大不幸。

要解決台灣工人在這個問題上的困惑和解除他們在

這個問題認知上的誤解，實有必要採取適當措施逐步引導他們理解台灣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當前這個歷史階段的實質關係是什麼一種情況，即科學的指出台灣資產階級在這個歷史階段的二重性：作為剝削階級既是工人階級的對立面，作為民族資產階級又是兩岸和平統一的促進者，而和平統一無論對哪個階級在客觀上都是有利無害的，因此對台灣工人階級來說，他們在這一歷史階段和台灣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應當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而非敵我矛盾來處理，才符合台灣工人的根本利益，也才有助於在兩岸統一之後向工人階級運動的第三階段推進。換言之，在目前的這一歷史階段台灣工人階級宜和台灣資產階級結為統一運動的同盟軍，在完成兩岸和平統一之後，再對台灣資產階級展開沒有統獨之爭干擾的新一階段即第三階段的階級鬥爭，只有這樣，台灣工人運動才能較為順利取得進展和爭取鬥爭的最終勝利。

## 後記

這本小書，從某種角度來說，是一本「借鑑」之著。

它是我多年來閱讀許多中外相關書籍之後積澱、爬梳、消化的札記，故而不可能將所讀之書及其著者一一列舉，這是要說聲抱歉的。

此書的面世，首先要感謝唐山出版社陳隆昊先生，沒有他的慷慨相助，讀者是不會看到這本書的。

還要感謝的是費心將我的鋼筆手稿改打成電子稿的交大研究生黃佳璿，在電子稿的基礎上，我得以將全稿從頭仔細校改、潤飾、增刪，最終形成本書。

此外要交代的是，原本打算從馬克思主義立場對後現代主義、西方普世主義、多元主義、女性主義也作一些專章批判的，礙於全書的邏輯結構，只好留待下一本書再說了！

汪立峽 於台北

2012